

同春集
十一

行狀
遺事
謚狀

共十一

~ 16
2401
11



和
2401
6-11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行狀

八代祖妣烈婦安人柳氏行狀

惟我先祖妣安人柳氏系出興陽麗朝尚書高興伯
謚胡安公諱濬之女判官諱坊之孫都僉議政丞謚
英密公諱清臣之曾孫母某氏某官某之女也安人
生于洪武辛亥及笄擇對歸于我先祖考成均進士
府君府君諱克己姓宋氏恩津大族麗朝司憲執端
諱明誼之子知郡事諱春卿之孫知郡事諱得珠之
曾孫執端公以清裁直操為圃隱諸賢所推重聘懷

德黃氏 贈判書粹之女始家于懷府君既以名家子治博士業妙年選入上舍若將以有為不幸短命以沒實洪武壬申歲也安人時年二十二只有一孤兒纔四歲隨父母於松京服既闋父母憐其早寡欲奪志蓋當我朝之初舊國遺俗未改也安人以死自誓守義益堅父母猶不諒於是與一侍婢約欲同歸懷鄉舅姑家侍婢始諾而終難之以為非主父母之命也安人乃夜獨負孤兒脫身徒步凡三晝夜而達於懷懷去松京五百餘里舅姑始不肯納曰何辛苦乃爾女子而不從父母之言是不識三從之義也

安人泣而對曰所謂三從之義其不在於背上兒耶舅姑遂感而許入則不食已累日與之食氣竭腸焦勺水僅下於咽自是慈孝愈篤終始無間所負孤既長名曰愉承訓趾美實有幽貞之德孤高之節當恭定大王朝隱居不仕築室於懷之白達村村名宋氏名就東偏構精舍扁曰雙清堂堂名復名晨名夕和婉竭其誠愛安人大表強康備享志物之養醉琴朴公彭年作記以美之正統丙寅雙清公又先歿安人重遭慘戚人理所不堪而性如丈夫一付之命不以悲哀損天和後七年景泰壬申安人年八十二

而卒葬于懷德治東寬洞坤向之原墓前立小石碑
略記事實其稱安人者豈府君嘗有散階故也柳讖
以郎將雙清公有二男長曰繼祀實承其重官至尚
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次曰繼中司果諸派各傳
至十餘代世益蕃衍內外子孫殆萬餘人名卿賢士
譜牒相望雙清公墓在懷之板橋里有清陰金先生
所撰表碣並著安人行蹟子姓之著顯者記于其陰
崇禎癸巳春諸宗人咸一口言曰我先祖妣懿行貞
節卓絕千古而湮滅於無聞豈不悲且懼哉事固有
待盡謀所以聞於朝以追旌之者於是七代孫同知

中樞府事希命以宗老率諸宗數百人陳籲於縣庭
聞者皆謂此事何晚縣監趙公沃舉而申諸觀察使
觀察使趙公珩卽狀聞請旌之事下禮官以爲事在
久遠不可輕議令本道更加體訪必得鄉里公論或
碑版文字之可據以爲證者詳細申稟於是鄉之名
大夫前副提學金公慶餘及耆老儒士八十餘人合
辭陳安人實行并以安人墓標小記與雙清公墓表
印本進之觀察使復據實上聞於是禮曹判書李公
厚源等覆啓以爲柳氏之喪其所天在於洪武壬申
則實我 聖祖興運之年今至二百六十有二稔也

我國家 列聖相承凡所以褒崇節義扶植彝倫之
方靡所不舉則惟此柳氏之事至今埋沒誠爲大典
蓋高麗舊俗雖大家巨族夫死再醮恬不爲恥逮乎
國初此風猶存人固視以當然非有法律形勢之防
束而柳氏以年僅二十二歲之孀婦能不爲習俗之
所移貞心彌礪秉節益固知父母將欲奪志誓死不
從負其孤兒匍匐徒步自松京往依於懷德舅姑之
家慈孝備至以終其身其卓行高節視古衛共姜陳
孝婦之倫足以無媿歷觀前代圖史之中稱以烈婦
而褒錄者曷嘗有過於此者乎其在我 朝又有絕

相似者翰林金問妻陽川許氏卽大司憲許應之女
而 光廟朝相臣金國光之祖母也洪武癸酉許氏
之年十七而其夫亡父母哀其早寡欲嫁之約已定
許氏知之自松京負孩兒徒步往連山地舅家守節
以終事聞旌閭載於輿地勝覽其旌門尚今巋然於
路傍而其下又立小石碑行道興嗟湖西之人以此
兩氏之事齊傳並誦愈久不衰者豈不以邑里之近
時世之同行迹之本末始終一與相符之故而獨其
旌表之典一行一否宜其後裔之不能無恨於此而
敢以追褒望於國家也事旣久遠雖若不可輕議而

二百二十後孫及八十鄉人多是有名有識之人而其中亦有爲世所信重者其言必不安況有前後金石文字之足以爲徵者則世代久近非必爲拘其於聖朝惇典牖民之道許旌其間以新一代之觀聽以補前日之闕典恐無不可而旌表重典非該曹所可擅便必經政府之覆啓自是令甲議大臣稟處何如依允領中樞府事李公敬輿領敦寧府事李公景奭以爲旌表國家之重典事在久遠則不敢輕舉者恐其實蹟未彰濫僞或間也今此柳氏節行卓冠今古久而未泯事皆有徵無一毫可疑之端有百世必

傳之跡旌間復戶以酬義烈兼樹風聲激勸頽俗實合 聖朝彰善崇化之道領議政鄭公太和左議政金公堉右議政李公時白以爲年代雖遠事在當行則尚未旌表實是闕典依翰林金問妻許氏之例特旌其間允爲 聖朝風化獎勸之道 上特命依議施行六月公移至官具棹楔廿二日丙辰豎諸雙清堂之前先事告由於墓揭額之日諸孫會祭於正寢之遺墟釀毀於丁其文曰維我祖妣追典實我宗莫大之慶也成命初下略告事由于祖妣之墓矣而惟是府君墳塋莫尋所處茫不可契絕可勝摧恨哉今

者旌門已成恩額已揭惟此雙清西偏者實我祖妣
舊基則桑梓猶存神靈陟降實在於斯故敢以清酌
庶羞并祭于府君暨祖妣之靈而敢告祖妣事蹟及
旌表顛末于府君惟我府君卽世之時卽我祖妣二
十二歲之年也其時麗俗未變雖巨室大家夫死改
適恬不爲異而我祖妣知父母之不諒卽負幼孩匍
匐徒行自松都以抵此鄉此鄉者實我執端府君之
居也祖妣孝養悶育義著三從百年痛毒一節純潔
雖古之衛共姜陳孝婦何以加焉頃者我子姓及鄉
人追舉實蹟籲于縣官申于方伯轉聞于朝禮官論

奏大臣獻議旌閭之典竟蒙 睿旨二百餘年未遑
之事至是而無復遺憾矣子姓之責庶幾少塞而我
府君修己刑家之實於此而亦可徵矣况復淑靈恢
宣後孫嬋媯孝子忠臣貞婦弟第十望八九豈非慈
蔭覆於無倦遺教垂而罔墜也歟伏惟尊靈繼自今
並歆榮命益啓後人勸忠勉孝以報我 聖上褒崇
之意不勝大願云云祭訖行餼於雙清會飲於門前
盡其歡慶遠近相傳無不感歎咨嗟安人墓中間亦
堙沒莫之識頃年有一宗人游獵偶登寬洞之原認
其標卽安人墓也八代孫牧使碩祚率諸宗展祀之

仍置墓田每三月上旬歲一祭之嗚呼我先祖妣至
行沈晦殆三百年而始顯於今其墓失亾又幾年而
適爲子孫所幸得皆我先祖妣積善餘慶神明默佑
有不期然而然者非區區孱孫所能容力於其間也
其亦竒矣仍竊惟念我先祖考所以修於身而刑於
家蓄之厚而發之遠者必有可書而傳者而時世既
遠家乘無徵衣履所藏又未能尋知後裔之痛惟在
於是今將樹碣於安人之隧識其顛末以示後嗣於
無窮茲敢具狀乞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倘蒙矜憐
而賜一語以賁泉道則幽明感幸何可勝言不任祈

懇之至

七代祖考處士雙清堂府君行狀

府君姓宋氏諱愉字逸不傳氏出恩津自高麗判事
諱大原始大著或云判事初諱堅事載麗史寔生諱
得珠官郡事乃府君高祖也曾祖諱春卿寶城郡事
祖諱明誼登清州廷試恭愍王自安東歸至清州御
拱北樓試士取朴實等三十
三人府君
登是選清名直操與圃隱諸君子相埒嘗按廉慶
尚道圃隱及潘南朴公尚衷陶隱李公崇仁梅溪康
公好文皆以詩送之牧隱爲之序所以屬意甚重官
止司憲執端配懷德黃氏遂安郡事 贈判書粹女

也或云執端府考諱克已進士早歿即洪武妣曰安

人高興柳氏墓標稱安人進士府君高興伯濬之女

性明達識義理有烈丈夫之操年二十二喪所天時

俗不恥改嫁父母欲奪其志安人以死自誓乃負府

君歸舅姑家時府君年方四五歲安人年八十二而

卒即景泰墓在懷德寬洞在黃判書墓東一里許

君資稟高明器度豪爽亦好武事才名超越年未冠

筮仕為虎賁衛副司正既而退歸懷德鄉隱居自娛

不求榮宦卜筮於懷之白達村即宋村舊號後人以

村亦曰宋宅故老相傳府君三遷先構祠堂於正寢

之東寘田數頃以供祭祀之需又直祠之東南別立
一堂極其精灑庖厨漏浴藏祭器各有所丹壁繚垣
華而不侈庭除階砌亦皆方整堅好雜植花卉松竹
暇則澹衣大帶焚香清坐閒靜淡泊不以事物經心
人或謂好禪學大學士朴公堧扁其堂曰雙清一時
諸名勝遞筒酬唱以侑其樂朴公彭年金公守溫為
之記載在輿誌柳夫人年迫八袞強康無恙府君所
以承顏順志左右忠養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每值祀
事必衣澹衣入處堂與精心致齋克敬克誠凡享祀
之制皆遵禮經尤嚴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雖

一毫不苟焉佳辰令節必置酒邀賓琴棊詩賦婆娑
優逸望之若神仙然府君生於洪武己巳沒於正統
丙寅享年五十八墓在懷德治南板橋里壬坐丙向
之原府君沒後七年而柳夫人始下世云配曰安人
安東孫氏知中樞府事元裕之女左代言得壽之孫
直城君諡靖平公洪亮之曾孫淑質天成甚得婦道
年三十七而終初窆于陽城地及府君之葬也遷祔
于左育二男長曰繼祀尚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
次曰繼中司果子孫在別錄今距府君歿二百有餘
年諸派各爲十餘世內外雲仍無慮以萬數不可勝

紀簪纓相繼間有名賢碩士前後輩出豈非我先祖
積善燾後之餘休耶堂歲久而圯逮嘉靖甲申曾孫
楊根郡守諱汝霖就舊制而修葺之朴訥齋祥記之
嘉靖癸亥楊根之孫護軍柁壽復加營構燹於壬辰
兵火萬曆丙辰護軍公又重剏之視舊增飾諸名勝
酬唱益盛揭在楣間今其孫士人國銓以世嫡承守
云諸孫爲置墓田每歲三月上旬祭柳夫人墓十月
初吉祭府君墓盖用朱文公歲一祭之禮也嗚呼不
肖孫等生世遠且家乘無徵我先祖潛德懿行固未
之詳也然據諸公稱述之語參以一二聞知者其超

邁之資卓異之操求之一世實罕其儔出而供世誰
之不如况當我 獻廟更化致理之日出穴之士亦
且彈冠願立於朝以贊太平之治乃獨超然遠引晦
迹林泉甘作 聖世之逸民沒齒而無悶豈古所謂
高蹈之倫耶抑無乃有微意於其間耶仍竊惟念記
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
而不傳不仁也不肖孫等既懼不明不仁而尤以誣
為懼不敢一語妄有闡揚以俟立言之君子有所取
裁云墓前舊有小標磨泯殆盡今將改豎願得大人
一言之賜以賁泉道不勝祈懇之至

高祖考宣務郎府君行狀

府君諱汝楫字 姓宋氏系出恩津初祖諱大原
麗朝判事三傳至司憲執端諱明誼以清裁直操為
圃隱諸賢所推重聘懷德黃氏判書粹之女子孫因
家於懷奕世蕃昌後人名其里曰宋村執端生諱克
已進士進士生諱愉隱德不仕號雙清堂朴校理彭
年記之清陰金相公銘其墓寔府君曾祖也祖諱繼
祀尚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考諱遙年以通材偉
器早負公輔重望官止軍資監正兼校書館判校虛
白成公銘其墓府君即其第二子也階宣務資年二

十八某年正月十九日歿墓在公州沙寒里正府君
兆右卯向之原妣曰淑人羅州金氏判官壤之女大
學士臺卿之後配曰宜人完山李氏 太宗大王之
四代孫曾祖裨敬寧君謚恭武公祖積銀川君謚齊
簡公考禎娥林君母平壤趙氏上將軍之漢之女宜
人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十月十七日歿葬與府君
同原異壙育二男長曰世英承仕郎次曰世雄軍資
監判官承仕初娶雲山君誠女無子再娶監察延仁
女生二男一女男長曰應祥別坐次曰應瑞郡守女
適僉知李廷顯應祥娶典翰閔荃女生二男曰文昌

啓昌皆進士側出一男一女男曰凱女適林甲生
應瑞娶判書李潤慶女生一男一女男曰爾昌郡守
女適副提學辛應時側出一男二女男曰胤昌女
適慎孝門徐羊甲李廷顯有四男二女男曰賓察訪
曰蕢曰賁曰蕙同知女適府使申純一學生金夢蘭
文昌有二男曰承吉生負曰龍吉啓昌有二男一女
男曰以吉惟吉女適郡守金挺凱有一男三女男曰
孝吉爾昌有一男曰浚吉司憲府持平辛應時有一
女適叅判尹昕胤昌有一男四女男曰興吉李賓有
二男一女男曰時益曰時稷掌令李蕢有二男二女

男曰時爽曰時陟監察李賈有一男曰時尚縣監李
蕺有二男三女承吉無子以龍吉之子光科爲嗣一
女適南炆側出一男曰光彬龍吉有三男三女男
曰光柱光樞光科女適李雲澆權恕已金益鳴以吉
有二男二女惟吉有二男浚吉有一男二女男曰光
棡女適羅明佐餘未筭判官娶郡守鄭光佐女生二
男一女男長曰應生次曰應秀郡守女適兵使金慶
元應生娶呂誨女生一男二女男曰賀昌女適黃俊
男然奉金潔應秀娶知事姜顯女生一男二女男曰
慶昌女適縣監李鎬趙元凱賀昌有二男曰寅吉虎

吉黃俊男有一男二女金潔有一男慶昌有一男曰
啓祿武科縣令李鎬有一男二女趙元凱有二男二
女啓祿有二男一女男曰時昇 贈持平時行女適
進士朴瑗寅吉有二女虎吉有二男時昇有二子曰
有觀有徵女適李薰時行有五子朴瑗有一女內外
子孫總數百餘人世遠而未冠笄者不載不肖孫等
生世既遠家乘且無徵府君夫人生歿歲月潛德懿
行蔑得以考竊嘗聞之故老府君承內外積善之源
幼而岐嶷最爲父母所鍾愛纔長英秀不凡若將以
有爲不幸短命以歿人皆痛惜之正府君哀宜人早

同春堂文集
寡而子幼常率育之不異處晚就村之上游別築室以居仍授宜人今浚吉虎吉等所居卽其故基云諸孫合議置墓田每歲寒食舉盛祭他節日行祭展墓前舊有小標只刻官階不載事實仍竊惟念府君齋志早切不克策名於時若只如此湮沒無所籍於後則是尤辱孫所隱愴於無窮茲敢略叙所聞稷粢若世系子孫以請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如蒙大人一言之惠以賁泉道以示來裔則幽明附驥之幸豈勝容喻無任祈懇之至

曾祖考承仕郎府君行狀

公諱世英字英之姓宋氏系出恩津初祖諱大原高麗判事寔生諱得珠郡事寔生諱春卿郡事寔生諱明誼司憲執端與鄭圃隱諸賢善爲世名人聘懷德里曰宋村執端生諱克己進士進士生諱愉隱德不仕號雙清堂朴校理彭年記之乃公高祖也曾祖諱繼祀尚州判官 贈司憲府持平祖諱遙年軍資監正兼校書館判校考諱汝楫不仕妣宗姓娥林君諱積之女 太宗大王四代孫也公以弘治辛亥八月十五日生嘉靖壬辰十一月初六日歿得年僅四十

二某月某甲葬于家後學堂山乾坐巽向之原新兆也公先娶宗姓雲山君謚恭昭公諱誠之女 世宗大王之曾孫無嗣早歿墓在廣州治西其自山辛坐乙向之原距恭昭公墓西北數里許繼娶谷山延氏高祖曰嗣宗谷山府院君曾祖曰廕淮陽府使祖曰井冽延安府使考曰仁司憲府監察妣曰鐵原宋氏副司果殷賢女生于弘治己未七月二十一日歿于萬曆甲戌十二月十四日壽七十六葬與公同原異壙不肖孫等生世後且家乘無徵其潛德懿行有不得詳獨以一二聞知者識之公承內外積羨之源資

稟有過人者夙遭喪禍晚多疾病每徜徉山水間牽黃臂蒼以自娛儵然無意於世長於詩亦不屑也銓官有欲辟公者公不肯曰我病矣不可以供世惟外舅氏賢且才可以爵我者爵之監察公遂得官公仍歸懷德鄉弟判官公割宅以同居怡愉之樂終始不替延夫人性嚴恕治家有法度公歿之日我祖考兄弟皆幼未省事而能拮据舊業資財豐裕教諸孤不失義方婚媾必擇名門圭奄宋先生既邁慘禍諸宗人皆畏避無肯顧護其喪者夫人深加惻痛厚致賻且恤其子弟君子難之云育二男一女男長曰應祥

禮賓寺別提次曰應瑞林川郡守階通政女適郡守
李廷顯應祥娶牧使閔荃女生二男曰文昌進士以
文鳴早歿曰啓昌進士側出一男一女男曰凱女
適林甲生應瑞娶判書李潤慶女生一男一女男曰
爾昌郡守女適副提學辛應時側出一男二女男
曰胤昌女適慎孝門徐羊甲李廷顯有四男二女男
曰賓察訪曰賁曰賈曰蕺府使女適府使申純一學
生金夢蘭文昌有二男曰承吉生負曰龍吉啓昌有
二男一女男曰以吉惟吉女適金延曰亨吉貞吉呂
慶後側出也凱有一男三女男曰孝吉餘幼爾昌有

一男曰浚吉前司憲府持平辛應時有一女適叅判
尹昕胤昌有一男四女男曰興吉女適典籍朴弘護
學生尹澆權哲俞杭李賓有二男一女男曰時益曰
時稷奉常寺正女適掌令趙翊李賈有二男二女男
曰時奭曰時陟監察女適宣傳官柳仁昌縣監柳用
晦李賈有一男曰時尚監察李蕺有二男三女男曰
時弼時泰女適沈偁李顯基金敏中世遠而未冠笄
者不載內外曾玄孫摠百餘人

曾祖妣端人李氏行狀

端人李氏宗姓雲山君諱誠之女密城君諱琛之孫

世宗六王之曾孫也雲山君以貴戚元老歷事四
朝奉中廟贊大計策靖國勲階顯祿謚恭昭娶烏
川鄭氏郡守自淑之女生三男二女端人卽其第二
女也擇對歸于我曾祖考諱世英字英之姓宋氏恩
津人考曰汝楫宣務郎祖曰遙年軍資監正兼校書
館判校曾祖曰繼祀尚州判官贈司憲府持平高
祖曰愉隱德不仕號雙清堂麗朝判事大原其鼻祖
也端人有子女皆夭竟無嗣早歿墓在廣州治西其
自山辛坐乙向之原距恭昭公墓西北數里許我曾
祖考繼娶谷山延氏子孫累百人簪纓相繼晚居懷

德鄉墓在宋村學堂山乾坐巽向之原不肖孫等生
世遠端人之生死歿歲月淑德懿行蔑得以攷落在湖
外且未克以時省墓歲癸酉曾孫浚吉獲忝一命往
返京洛遂得瞻拜墓下阡荒迄翳不免樵牧所置墓
田盡爲他人之有封塋所寄又犯於五患深恐世序
愈遠愈無以爲護雖子孫亦未得審省遂與諸宗人
鳩財伐石謀所以不朽者倘得當世大君子一言之
惠以貴神道則不但闡揚先懿垂示後嗣爲大幸後
之視之者亦將知公族大姓衣履之蔽而或有爲之
封護者矣區區至懇實在於此

先考清坐窩府君行狀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宋公諱爾昌字福廷系出恩
津初祖諱大原高麗判事三傳至明誼官司憲執端
與鄭圃隱諸賢相友善世稱名人聘懷德黃氏判書
粹女也子孫因家焉入我朝有諱愉隱德不仕號
雙清堂寔生諱繼祀 贈司憲府持平乃公五代祖
也高祖諱遙年軍資監正兼校書館判校曾祖諱汝
楫宣務郎祖諱世英承仕郎考諱應瑞通政大夫行
林川郡守妣曰令人廣州李氏兵曹判書 贈謚正
獻公潤慶之女修撰 贈領議政守貞之孫判中樞

廣陽君 贈右議政世佐之曾孫嘉靖辛酉九月二
十日生公子漢陽蓮池洞五歲而喪所恃既長受業
於金黃岡卒白麓宋龜峯亦從事於栗谷李先生之
門所與交遊皆當世聞人及癸未偕諸生抗疏直李
先生之誣時輩惡之提出疏中表著者七十餘人皆
停舉公亦與焉庚寅中司馬庚子筮仕為連原察訪
時有一使星縱使氣焰騎率太濫公即具報監司其
人反構陷公以他事朝廷覈其虛實遂罪其人而不
問公先是各道進供者并載其私物而遞馬之際假
托剩數已成弊規公乃一一查出移牒於體府抵罪

自是諸道甚憚之不敢肆焉辛丑換景陽癸卯遷繕
工監直長丙午陞典獄署主簿轉司憲府監察所莅
皆有聲稱丁未除鎮安縣監戊申丁外憂式禮無愆
庚戌服闋夏除司贍寺主簿冬拜新寧縣監時廢朝
構殺國舅金悌男羅織大獄公之庶妹夫亦與其禍
公坐此罷官卽癸丑年也於是歸居懷德庄舍築別
墅於船巖川上名曰挹灑亭望辰居以爲頤神養性
之所自製記文以道其趣有時擊鮮置酒與親朋嘯
詠於其中托興遣懷若將終身者十年餘矣及癸亥
反正之初卽授文義縣令時御史巡撫蕩滌逋賦

而積年之稅復督於春窮之日公卽上章論國家失
信之弊且陳本縣殘敗之狀請蠲之上下其疏于
該曹竟從之一境蒙惠焉甲子呈病棄歸乙丑秋拜
軍資監判官丙寅春除榮川郡守郡號難治公推誠
任真甚得士民心秋忤監司罷號牌廳以未竣事啓
請杖還公以爲旣罷再赴已涉苟且况受杖還任有
壞廉恥之防非國家所以待士夫之道終不肯乃有
削奪之命丁卯春還職牒凡月二十三日戊子以疾
終于正寢公自始疾至屬續精爽不差心事安閒無
異平日櫛漱不廢接應不倦子弟請少節之公曰我

自樂此終不聽臨終無一言及家事命子弟易寢東首扶坐正冠恬然而逝得年六十七用其年八月初四日丁酉葬于公州儒城縣沙寒里五道山左麓乾坐巽向之原從先兆也公之葬也一時名卿大夫送詩寄哀焉公天質甚美氣稟敦厚嚴毅而和平寬裕而威重慎於言而密於事勇於義而誠於人少學於先生長者有薰陶漸染之益事親極其孝敬喪祭悉從禮制先祀之輪行於門族諸姪或貧不能辦則每獨行於家家法甚嚴常早起盥櫛束帶而坐居於外舍不與婦人混處友愛弟妹出於天性撫諸姪如已

出御家衆莊而惠平居慄如出言簡重雖幽獨得肆之地鄙倍傲慢不形於容每正色端坐則子弟僮僕莫敢仰視必假以顏色而後乃敢出言稟事中年久無嗣晚得一男雖甚愛而教之必以義方自幼至長訓誨學問之外一不以戲語惰容相接常戒之曰人而不知小學家禮知而不能踐履不可名爲人矣平生甚惡巫覡妖淫之類使不得接迹於家內婚喪務從古禮絕去世俗紛華之習蓋自林川公家法然也好善嫉惡自卑尊人信於朋友睦於宗族里閭之間情義交孚不設畛域故遠近悅服莫不敬而愛之容

常滿座而必有酒食待之如一日其有貧乏者必厚
捐而周急亡友之子窮無歸者輒收養而教導之雖
家計漸縮而亦不爲念身沒之日家無礪石其愛人
好士博施賑窮蓋如此居鄉數十年自持恭謹論議
正直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然皆敬憚而不
敢肆焉非義之請不干於主宰非義之事不加於閭
里賦役必先於小民以身率倡務糾正鄉風故前後
守宰莫不歎服至於學宮之事力爲擔當惓惓不忘
諸儒咸愛慕而敬服之以爲依歸之地及公之沒諸
儒皆會爲文以祭之當官盡職一如家事清白自保

恩威并流敏於吏才剖決無滯不別示威而下吏不
敢謾不別施惠而百姓皆安堵勸課士子必盡其方
給資而居學刻日而程督間或試才以施獎罰境內
多士莫不聳慕興起修舉廢墜不爲姑息之計所至
官舍及諸具必一新改觀食儲帑藏亦溢於始至若
聽訟折獄必援律而質券不撓於權貴不貸於豪勢
又未嘗飾外矯情取悅於人在官雖無赫赫聲去後
必見思平生以臨財毋苟得臨亂毋苟免爲意一家
分財之日擇田宅之便好者奴婢之少壯者分與弟
妹自執疲薄者曰吾則此足爲生及妻家分產亦如

同老堂集卷之六
之其有不滿意者盡從其所欲竟得其歡心焉癸丑
之禍公方守新寧獄事蔓延事將不測觀察使素相
好者亦連緣其獄欲推禍於公以爲自免之計牒公
來營下蓋將拘公而構罪案以要其功也情迹分明
一家之人請公勿往觀勢以處公笑曰死生有命非
人所爲遂馳往則邸吏來報獄畢觀察未售其計默
然但謂公曰獄畢矣因令還任未幾公坐罷觀察亦
罷後竟嗾所親托以公論上章構公而訟已得占華
秩公聞之亦一哂而已方其禍起按劍旁伺者亦非
不多禍之不及實是天幸而公凝然不動寢食自如

但曰死生有命亦不尤人人服其度焉公配曰令人
光州金氏別有狀生一男曰浚吉中甲子司馬娶天
司憲鄭經世女生一男一女皆幼

先妣 贈貞夫人光州金氏行狀

先妣 贈貞夫人金氏光州大姓新羅之末有王子
興光知國將亂避地於光子孫仍居連世輝赫至我
光廟朝有名臣曰左議政光山府院君諱國光生
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寔夫人之高祖也曾祖諱宗
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祖諱錫漢城府庶尹考
諱殷輝嘉善大夫行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即大

同春堂集卷之四
司憲黃岡先生之弟先生以博學通材有大名於世
僉樞府君才諳器局與之相埒先生常以相業自期
而以將才讓與府君云府君之配曰淑夫人海州崔
氏節度使守仁之女孤竹慶昌之姊家法嚴正爲六
親所楷範夫人以嘉靖乙丑十二月十一日某時生
生而資性絕異自在孩提已知孝於親愛兄弟稍長
孺染於家庭一以古賢婦爲則諸親黨咸謂夫人之
婦容婦德婦功三者備具世所罕儔云年十六歸于
我先君入門而宗黨交賀鄉邦稱慶皆嘖嘖歎曰賢
婦賢婦云事舅至孝柔色婉容以溫其志衣服之奉

滌瀟之供無不順適其意終判公常曰幸哉有婦如
此吾子孫皆如吾婦之孝則吾門安得不昌大乎如
值歸寧之日則曰近無吾婦食不甘矣其至誠承奉
淡得老人之心如此配君子四十年終始無違德奉
祭祀極其誠敬至晚歲病憊猶自力親莅不敢示懈
色先府君喜賓客座無虛日而夫人主饋咄嗟之辨
周洽無缺先府君歷任數邑所到不許外人交關不
通商貨市買之物衙門之內肅如也平生無教語無
惰容又不喜紛華奢侈之習膳服惟務儉約終日止
坐手執女工戶闕之間無故不出御婢使莊而惠雖

有罪過常加怒貸衣食皆均一無纖毫薄厚窮乏有
假貸者無不稱意而去其仁愛之入人深故夫人之
沒也諸僕御如喪其父母諸親黨懷其惠沒身不能
忘夫人始舉男女皆不育年近五十不肖乃生夫人
甚愛而甚教之自幼稚時衣服飲食行步出入之節
與一言一事之非隨即警策每舉黃岡先生與僉樞
府君德業行誼諄諄導飭俾爲師法且令往從沙溪
先生事之以父不肖祇奉訓辭粗有所立者平日趨
庭之外得於先妣之教爲多方不肖未娶有醜而權
貴者求與爲婚夫人曰禍福有命忍與此人論親哉

寧死不可爲也其洞見大義委命循理有如此蓋夫
人至性純行得於天賦事父母奉舅姑治家訓子無
不各盡其道親姻服其德遠近知其賢爲婦爲母皆
取則焉天啓辛酉二月十四日以疾卒得年五十七
用其閨晦葬于公州儒城沙寒里五道山辛坐乙向
之原舅姑兆左岡也後七年而先府君捐館葬于夫
人兆前坐向用乾巽始擬移奉夫人於兆左卜人言
不必然且以遷改重難不果後三十八年不肖猥忝
大夫之列蒙恩得贈父母上及曾祖考妣如式嗚呼
不肖於此有絕痛者存先妣舉不肖最晚辛勤鞠養

謂及見其長成而風樹不停西日易暮不肖之娶婦
升庠先此皆不待焉無非不肖不孝罪大罹此酷罰
茫茫穹壤痛冤亡極夫以不肖庸才薄德叨荷 累
朝之殊遇得至列卿追榮累世此雖我祖先積善累
仁垂休錫衍之致而亦我先妣塞淵之德義方之訓
承天保佑有此慶幸豈歐陽子所謂為善無不報而
遲速有時理之常者耶願蒙執事略剟數語刻於小
表之陰以示子孫之稚昧者不勝懇祈之至浚吉娶
太學士文肅公鄭經世之女生一男二女男曰光棻
工曹正郎女長適羅明佐皆天次適承旨閔維重光

棻有四男曰炳文炳夏炳遠一幼女適元夢
重有二子一女皆幼

睡翁宋公遺事

公忠信質慤剛毅慷慨不問可知其為節義君子見
義必勇惡惡如讐方丙寅 啓運宮喪 後追崇為
仁獻王后
上服齊衰杖期公以齋郎在齋所聞而草疏示余曰
今日杖期之制即異時追崇之兆廷臣但以降從期
制為幸而不思以杖即位便是三年之義吾欲入文
字劇論之如何余白所論誠然然出位之思之淺之
言君子所戒願更商量公思之良久曰爾言是也亟

取藁毀之後果如公所慮又嘗憤某鄉士風悖甚與竹憲李公倡爲闔境停舉之論余又白古語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治之何處爲已甚之舉若如所論恐或生變願勿主張公初不以爲然而竟從余言余每念公年紀已衰屢經禍故而氣槩嶮爽猶如許余之眇孱摧縮在壯時已然自誤而誤公追思至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公旣扶樹綱常大節卓然未嘗持以自多亦不欲見知於人謙挹自牧家貧屢空晏如也視世之夸毗詡儻者若將浼與余先君及竹憲公相許爲知己每佳

辰令節詩酒相邀徜徉水石間若無意於世 反正
初公以薦拜齋郎先君與竹憲公亦從宦在洛公自齋所入城則必直到先君所館邀竹憲公同衾而寢鼎坐諧笑連日夜不厭不曾持刺詣人爲求聞計余時從隅坐竊歎公恬靜之操可礪頽俗而友道之篤亦季世所未見敬藏之心不敢忘越數歲先君與公相繼下世後十年而公之猶子主簿君與竹憲公効節於江都之變余嘗館於主簿君所見其操履端確一遵公法余於是益歎公之家世節義相傳自有其本而取友之端又如此其亦奇矣後之君子或有以

知余言之非誣而興感於斯焉

公於我先君爲姨弟公事我先君猶兄而視余猶子先君視公猶弟而余事公猶父公嘗以第三子令持憲君托之先君先君育于家子視之余仍與有骨肉之義歲丁卯先君棄不肖孤公操文哭盡哀時和事已成公旣失我先君又遭世變忽忽不樂有辭家長往之志遂與余約同居以送餘年計已定而公之猶子師傳君白公妹弟年已長許嫁而後往未晚也願少遲之公諾之無何公歿公論積德行仁以公完厚充健之資迥出流輩必得其壽而竟止於斯命也于

後公之女歸于竹窻公之胤監役君方居余鄰使公而在必踐前約久矣余每念之愴恨未嘗不以公之遺志勗持憲君云

愚伏鄭先生嘗見公之胤然奉君語余曰吾友李叔載名典嘗遇宋某於永山稱之曰宋某真箇如梅花人吾雅聞宋某新榜時事極灑落與鄭公弘翼相伯仲願一見而不得常以是語想像其爲人今見其胤亦如梅花可謂稱家兒而益信叔載之評爲不誣云持憲君狀公行以示余敬讀而繹之字字謹嚴不敢容議獨其中一款有及余處實是過情之語屢

請刪去而未蒙許愧縮無所容仍識平昔耳目所
睹記數語於後以歸之狀中所未及也

謚狀

嘉義大夫刑曹叅判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沙溪金先生謚狀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姓金氏學者稱爲沙溪先生其
先蓋出新羅羅之季有王子興光知宗國將亂出遁
于光爲氓庶子孫仍籍焉至麗朝八世相繼爲平章
事故名其洞曰平章入我 朝世有顯人有諱問藝
文館檢閱其配曰陽川許氏以節行旋間事載三綱

行實再世而至左議政諱國光策敵愾佐理兩勳封
光山府院君生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與獻納金駟
孫等力爭 敬陵追崇非禮時議躓之卒 贈禮曹

叅判光原君卽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叅議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

成考諱繼輝世稱黃岡先生聰明才學冠一時歷事

明宣兩朝栗谷李文成公每論公輔才必舉公爲

首官終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妣平山申氏

叅贊夷簡公瑛之女麗朝太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

以嘉靖戊申七月八日生先生于漢陽之貞陵洞第

自幼性行醇篤不安言笑不戲狎識者知其為德器也年十一申夫人捐背贊成公撫養之常置膝下不許就傳稍長能自奮發從事聖賢之學其於世俗趨好一切不屑也初從宋龜峯翼弼受四子近思錄諸書潛心探蹟日漸進益黃岡公喜曰吾兒已能如此吾無憂矣既又師事李文成公備聞道學之要自任甚重文成期許特深黃岡公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游客日以聲色為娛先生每以省覲至外若不為崖異而操履甚嚴未嘗一近媒詭人以為難萬曆戊寅朝廷選學行士以沈潛聖經篤信古訓薦授 昌陵

然奉辛巳黃岡公朝 京師先生將隨行吏曹以祠官不可久曠換授敦寧府然奉是行也往返數千萬里所以扶持奉養誠孝懇至如飯匙多少亦皆從傍默數以驗安否之候壬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命公何遭黃岡公憂廬墓盡制服闋拜 順陵參奉病禠既而用前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人司園二署別提司養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蒙教官教養有法多所成就庚寅例陞通禮院引儀辛卯出監定山縣誠信寬惠得吏民心明年壬辰倭寇至先生策應軍務振卹窮困公私兼濟方伯以悃愾無

臣等嘗聞先生
華為政不煩褒聞秩滿歸連山庄舍俄拜戶曹正郎
隨天兵調餉于湖南竣事復命尋以事罷僑居海
西黃鳳之間時寇亂未息士皆廢業先生日與門人
子弟講誦不輟樂而忘憂屢授丹陽郡守軍資監僉
正戶曹正郎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俱不拜又除軍
資僉正安城郡守黽勉就官時畿輔新去亂疲氓未
蘓先生盡心撫摩不數年民復其舊辛丑朝廷設局
校正周易口訣先生特被召入拜宗親府典簿有病
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先生不樂在京遂歸連鄉
癸卯除益山郡守居三歲免歸光海初復拜翊衛不

就尋授淮陽府使議者謂地當北關要路宜用武人
換授鐵原府癸丑朴應犀誣告獄起先生之庶弟二
人見逮拷死奸黨慙患追戮屍論以大逆先生闔門
當緣坐親舊憂怖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曰禍
福命也難容人力會大臣臺官言緣坐非律事得已
初光海親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否應犀對曰金某
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問對亦
如前以故先生獲免自是屏居田廬不通外人唯潛
玩經籍以自適天啓癸亥仁祖大王反正下教曰
自予初潛熟聞金長生名即以司憲府掌令召先生

上疏辭以老病貽書諸元勲極言輔導 君德安民
緩刑收人才恢公道之術仍戒諸公亦宜清慎自礪
毋踵靖國三將之失諸公得書歎服遂以聞于 上
上亟稱善及辭疏入 下旨溫諭俾以駕轎上來復
下教促之先生承命感激力疾赴朝又上章乞免
不許時 上將親享于 私廟禮官儒臣皆謂 主
上以親孫繼祖於本生無兩考之嫌祝辭宜稱考稱
子先生乃援据春秋程朱諸說上疏陳辨大意以為
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
之道 殿下既承 宣祖之後不當又於私親有常

稱也他日入侍 上慰諭甚備仍曰日者疏辭甚好
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深用未安先生拜謝仍出懷
中奏劄以進略曰帝王為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
之道無他須將聖賢之言講求義理之當體之於身
驗之於心使本原虛明澹若止水及其幾動之際精
察公私義理之分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
日用云為之間自然天理流行人欲淨盡此堯舜所
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
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
訣不越乎此况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

馬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尋褫為司宰監僉正六月
因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先生使訓迪多士
且命輔養 元子先生懇辭不獲其時師傅諸公皆
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宿儒耆德尤為 元子所敬
重文義之外隨事規勸補益弘多先生每進見輒引
疾乞退 上強留之且曰師儒之任必得長者然後
多士可以觀感故以此相煩耳八月復申前請 上
再三勉留先生乞骸益懇 上教曰好往還勿為久
留陛辭日 特宣醞慰遣之先生既還鄉上疏謝恩
兼陳沿路民瘼 上優納之仍下諭促還先生又上

疏辭且進戒曰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為嚴師司馬公
曰吾平生所為未有不可對人言者願 聖上一政
事一號令之間皆稟於天君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
祭則 聖學所就其可量乎甲子正月李适反 上
幸公州先生迎謁道左賊平回鑾 上教曰從此入
京教導 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歷尚衣院正拜司
憲府執義三辭不許仍請暇還鄉上萬言疏陳立大
本恢舊業導洪範講小學盡聖孝敬祀典親九族體
羣臣親聽改革民弊罷大同修軍政嚴宮禁等十三
事 上答曰觀此條陳實是修身救弊之策敢不服

同春堂文集
膺而力行哉秋 特陞通政大夫工曹參議先生上
疏辭且言憲府禁治內奴政院封還傳旨皆奉法守
職不宜摧譴時適有是事故疏中及之 上優答焉
十月赴召謝恩筵臣言金長生既來宜令出入經幄
且使侍講 元子 上從之乃改稱講學官乙丑春
冊立 王世子命陞嘉善階蓋錄輔導之勤也拜同
知中樞府事尋又乞暇歸鄉臨行拜疏請奮發大志
益進 聖學絕偏係戒優游兼陳用人接下納諫敬
賢博訪精擇之道言甚懇切 上嘉獎仍曰予心缺
然勿思求退拜墓訖趨卽上來先生既歸屢疏乞解

職終不允明年春 上遭 仁獻王后喪先生赴闕
進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院啓請留之命下而先生
已歸矣上疏辭謝且以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陳戒焉
丁卯春有西警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旨
以先生爲兩湖號召使先生承命出境召募兵糧湊
給 行在身詣分朝上謁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
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東宮移駐嶺南先生力言其
非計又請對備陳利害 世子然之俄而訛言亦自
定三月赴江都起居 上引見慰獎時和事已成賊
且退矣先生乞解職歸鄉 上曰賊兵尙在境上不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四
妨仍帶脫又有急須終始盡心先生仍啓曰今日講
和固出於不得已然斥和之議不可不優獎 上曰
卿言固是既歸區處兵糧解官閒居崇禎戊辰拜刑
曹叅判再辭不赴己巳夏 上謂廷臣曰金長生以
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亦卽歸此予誠薄禮簡之致
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久留耶右相李公廷龜曰金
長生生長輦轂下初非遜世之人自 上盡其誠禮
則年雖高必來矣 上卽下溫旨又命安車卽路先
生上疏固辭 上賜手批曰卿以國之大老德行超
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爲士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

予方側席以待卿勿更辭 召命稠疊辭旨益懇先
生自念年迫桑榆精力已耗不可貪戀 恩眷僕僕
道路爲也連章乞骸益力庚午以優老典例陞嘉義
階辛未夏始病風濕然起居興寢無異平素日與門
人講論不怠至八月疾革以初三日酉時易簣于正
寢享年八十有四遠近相吊曰斯文喪矣訃聞 上
震悼遣官致祭賻有加 王世子亦輟講行素遣宮
官致祭 上又命本道護喪營墓門人持服者數十
百人比葬來會者幾千人是歲十月十九日葬于鎮
岑縣城北里丙子用議者 特贈資憲大夫吏曹判

書辛巳正月以宅兆不利移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
首里先祖妣許氏兆後良向之原多士倡議建書院
於先生所居之旁俎豆之杖屨所暨亦多立祠以享
焉先生天賦敦厚和粹莊重篤確已自近道早承庭
訓又得大賢爲依歸慨然以古人自期真誠純篤有
足以貫金石而通神明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準則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三者
爲終身事業俛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每日晨起拜
謁家廟退就書室對案危坐日有新功常默誦小學
心經庸學易等書循環熟複夜以繼晝雖造次顛沛

之頃未嘗或間也遇有疑晦處精究力索至忘寢食
必通貫而後已初間自以爲質魯難成及其用力之
久則看書析理的破冰釋無復窒碍專於朴實頭用
功不驚高遠不蘄小成尤致謹於不覩不聞之地潛
心對越整肅自持雖大裘之年疾病之中未嘗設惰
慢之容其動靜言爲表裏幽顯純如也常曰毋自欺
三字是吾平生所自勉者克養既深德性渾全粹而
盎背望之崇溪砥偉莫可涯涘而卽之和氣薰然如
坐春風中平居油油若無可否及其論事是非辨別
淑慝嚴毅直截有資育不能奪者四方之士無問識

同春堂先生集
與不識皆仰之如山斗先生孝友出天事生事各
盡其則事諸父如事其親愛同氣老而彌篤嘗於王
母夫人之喪先生在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
未數日訃至壬辰之難長子隲在他所遇賊被害先
生輒覺終日悲楚人謂至誠先知之驗痛二庶弟死
非命哀憐之情不覺其自發於言貌寢寐之間旁人
爲之感動師友之際恩義尤至宋龜峯闔門溝禍窮
無所歸先生舍養之惟謹松江鄭相公旣歿而黨禍
益深平生知舊亦或雷同詆排獨先生辨白其心迹
不爲利害計及癸亥登對力陳其誣巉之狀栗谷之

卒先生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遠赴臨之忌日齋素
終身不廢視其子如子於龜峯亦然也居官不擇大
小盡心奉職晚際 聖明禮遇隆重每以年齡已暮
國恩未報爲恨其章奏所論必以端本清源革弊祛
瘼明天理行王道正風化振紀綱爲先務本末備具
可舉而行也其接引後進則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
隨其才品循循教導使人自然有感發興起者其授
書次第必以小學家禮爲先次之以心經近思以培
其本根啓其路逕然後及於四子五經階級甚嚴時
文華藻之習未嘗及於言議也嘗論東方道學之統

同春堂文集
以爲鄭文忠倡絕學於麗季金文敬繼墜緒於我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至趙文正以誠正之學任君民之責李文純當羣賢斬伐之餘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承前啓後其功大矣而至於明粹洞澈真知實踐得聖門宗旨者無如栗谷李文成云其於近代儒賢所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物格知至人心道心等說同異得失一皆以文成之說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先生於禮學用功尤深考證精博一時質問者皆歸焉蓋先生既得李文成嫡傳其淵源之遠門路之正困知勉行之功繼往開來之業後之學者

可攷而徵之也先生不事著述每讀書輒記所疑有經書辨疑近思錄釋疑書疏雜錄若干卷藏于家剛定申義慶所編喪禮備要一冊與門人知舊難疑答問有疑禮問解四冊皆梓行于世先生娶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光遠之孫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賢有婦道年三十六卒祔葬于先生墓育三男三女男長隲卽壬辰被害者次集判中樞府事承訓傳業亦爲一世儒宗學者稱爲慎獨齋先生次繫吏曹叅判女長適監察徐景濤次適清寧君韓德及一女夭側室子六人曰榮生貞繫杲槩槩

同春堂集
裴進士女二人適李栖李名鎮判樞側室二子曰益
炯益煉生負二女婿生負金泰立鄭廣源察判六子
曰益烈郡守益熙吏曹判書益兼早魁司馬死節於
江都 贈持平益勳府使益煦正字早夭益炅進士
五女婿府使李淀判書李厚源修撰張次周察奉李
海寬沈若濟徐景霽二女婿縣監慎暉成壽韓德及
三子正郎壽遠宣傳官智遠志遠三女婿李汝洪金
敏成李時挺益熙三子萬均正言萬增萬峻益兼二
子萬基正字萬重進士益勳三子益煦一子益炅二
子內外曾玄孫摠二百餘人先生之葬清陰金文正

公誌其窆谿谷張相公銘其碑太學士鄭公弘湏記
表陰侍郎宋公時烈述行狀其所以闡揚道德之懿
者蓋無餘蘊而同門諸士友又令浚吉最其大者以
請易名之典浚吉於先生為表姪自幼供灑掃之役
於門屏其獎礪教育之恩有如天地父母義不可以
不逮辭別為撰次如右云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慎獨齋金先生謚狀
先生諱集字士剛姓金氏當羅末有王子興光知宗
國將亂出遁于光州為氓庶子孫仍籍焉至麗朝八
世相繼為平章事故名其洞曰平章自是圭組相承

入我朝有諱問藝文館檢閱其配曰陽川許氏以
節行旋閭事載三綱行實再世而至左議政諱國光
策敵愾佐理兩勲封光山府院君生諱克忸司諫院
大司諫與獻納金駟孫等力爭 懷簡追宗非禮時
議違之生諱宗胤珍山郡守 贈兵曹參議卽先生
高祖也曾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祖
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號黃岡先生
考諱長生刑曹參判 贈吏曹判書號沙溪先生黃
岡公才猷識量冠冕一時栗谷李文成公每稱以公
輔器沙溪先生道德學問爲世儒宗妣曰貞夫人昌

寧曹氏僉樞大乾之女以萬曆甲戌六月六日生先
生于漢城之貞陵洞第生有異質英粹絕人纔學語
以指豎口曰此乃中字也黃岡公大奇之常曰大吾
家者必此兒也五六歲而知讀書作大字七八歲而
文理驟達間從泉谷宋公象賢龜峯宋公翼弼學嘗
作大夫松詩崔簡易豈見之大稱賞以爲文章手也
壬午黃岡公捐館老先生守制于連山墓廬先生方
十餘歲所以左右扶侍饋奠祝贊等事無不恪行如
禮丙戌丁曹夫人憂執喪如成人自是有羸病戊子
服闋辛卯中進士二等先生時未及冠而詞筆出等

夷一時艷稱以爲金氏世有人矣庚戌冬以館薦授
獻陵叅奉謝訖卽免癸丑隨老先生之任鐵原府
適誣告獄起先生二庶叔被逮拷死奸黨從吏追戮
屍論以大逆先生闔門當緣坐會有法官言據律不
宜緣坐大臣議亦同事得已遂奉老先生歸連鄉時
天地閉塞彝倫斁絕先生斂迹志養若將終身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老先生首膺徵召廷臣又白先生
學行可合超擢置之臺憲之任時象村申文貞公方
主銓於先生爲表叔先生懇辭憲職乞優養得扶餘
縣監首以興學校修軍政爲務凡所措畫置水不漏

居數歲政成一境晏然只與邑中子弟終日講讀而
已丁卯秋謝病歸士民追思爲勒碑頌德戊辰冬除
臨陂縣令亡何棄歸庚午連除翊衛司衛率全羅都
事皆不赴辛未老先生歿先生年幾六十飲食居處
一從禮經而疾病不生人異之以爲誠孝所感癸酉
十月服闋甲戌春拜繕工監僉正夏拜司憲府持平
上狀辭乙亥秋又拜又辭丙子秋由掌令拜執義者
再皆辭間授宗親府典籤軍資監正十二月邊遽至
大駕入南漢城先生倣裝奔問行到天安路阻不
得進乃與同志募兵鳩糧爲糾義之舉而賊勢充斥

人心駭散只北望腐心而已明年二月入都進慰而歸戊寅秋拜執義辭褫冬庶弟杲被人誣告禍且不測先生昇疾入京與弟察判公待命上教曰杲固有妄言之罪爲其父兄皆賢者故特原之於是先生兄弟感泣而退己卯四月以執義召先生黽勉赴謝累辭不許五月陞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叅贊官再上疏辭不許入侍講筵上慰諭備至因講起義多所規切上傾聽仍教曰自鄉來可悉陳所懷先生辭謝仍啓曰臣聞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人君誠澄澈本原察其所發必使道心常爲

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日用之間天理流行人欲退聽事事物物無不中節矣上曰堯舜相傳唯此心法所陳切當予當體念但未知治心爲政以何爲要先生對曰治心之要莫先於敬而爲政貴在誠實誠能自上着實用功治心以敬臨事以誠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一不出於誠敬則何事之不成何敵之足患乎上稱善俄陞右副又上疏辭不許適墜馬有傷上卽遣醫賚藥以問先生上疏陳謝申乞褫免蒙許有欲爲世道留行者先生答之曰鄙拙之從前難進豈有他哉今之上來亦豈有他哉只爲

恩命不可終孤爲一番赴謝之計既謝之後則唯當歸死耳挽回之責世自有其人非鄙拙所敢聞也卽歸鄉連拜承旨皆不赴癸未秋拜元孫輔養官有召命先生上疏懇辭 上批曰爾經明行修實合此任再疏申乞蒙許俄因政府啓辭還授 下旨促召先生又上狀辭甲申秋拜工曹叅議左副承旨皆辭乙酉冬今 上位儲貳大臣言金集一生沉潜性理之學求之以誠招之以禮使之侍講 春宮則薰陶之益必多矣於是 下旨召先生三上疏辭丙戌三月尼山賊柳濯等謀作亂謂其徒曰金承旨廬不可

過 上聞之謂廷臣曰凶徒亦知賢者之可畏憚如是夫清陰金文正公上劄請博選方正篤學之人別立官稱俾侍 胄廷丁亥四月以先生爲 世子侍講院贊善再上疏辭戊子冬還授又辭己丑春拜工曹叅議五月 仁祖昇遐今 上嗣位下旨特召若曰當此國家罔極之日益思稽古讀書之人惟爾曾在 先朝累蒙宣召而未嘗一日在朝况予誠薄焉能有望於上來先生卽入都臨哭 殯殿仍謝新命特令題給米饌上疏辭謝 特拜嘉善大夫禮曹叅判吏批以格外陳稟 上教曰稽古讀書之人招

臣有堂集
之何用似不當拘於常規也先生上疏乞改正御
批此職之選捨卿而其誰體孤誠心須速就職再疏
又溫批不許三疏下該曹議處該曹請禡上教
曰禮曹堂上法典既無必用文官之語有何他議勿
禡四疏又不許病告至再上教曰強其所不欲亦
非待賢者之道勉副卿意而良用悵歎卽拜工曹叅
判上封事論喪禮異同及時務仍乞鑄改職秩其略
曰臣竊惟天叙天秩自有典常古經國制因革相承
蓋五禮儀多用開元禮而泥於短喪之謬或舉其細
而遺其大或急於文而緩於實講禮之士所深病者

頃自初終急遽不免遵用既往之失已無可追而前
頭變除節文猶可從容講究茲錄古禮及五禮儀自
初終至祥禫吉祭逐條并載某條則同某條則異某
條則缺某條則剩間或付標而略論其梗槩合爲一
冊隨疏以進冀殿下特賜指揮以爲一代之定制
又曰天下之大本有一曰殿下之一心也今日之
急務有六曰恢德量振紀綱嚴宮闈用賢良恤民隱
責實效也又論大行謚事及自強之道末言在島
諸孫宜早放還上以手札批曰所上七事誠爲當
今之所當先者歎服其切實感佩其眷眷第皆引而

不發願卿明以教我敢不體行以保 祖宗付托之
重末端一欵予之所嘗耿耿於中而又有所持難者
也當更量處且議喪禮一本極其該備令禮官大臣
使之熟講議處矣卿又辭水部之職予愕然不知所
諭也空勿辭以副至望原疏置諸左右常欲觀覽故
不下矣承命定小學註及中庸或問句讀以進七月
拜司憲府大司憲時 上因儒臣論事有 嚴批先
生因辭職疏進戒曰人君聽言之道惟在虚心容受
雖或不合至於辭令之間則必須從容平穩不失和
氣切不可暴發不平使羣下議其淺深也 御批卿

言至此予亦有悔焉勿辭速出教而補之則國家之
幸可言再辭又不許遣醫問疾連給藥餌三辭令該
曹議禡已而 特召與金慶餘慎天翊等同入對
上曰欲見卿等久矣卿等不忘 先朝之恩今者來
見欣幸可諭國無所寶惟以卿等為寶須補予之不
逮先生辭謝仍啓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必須
上念 宗社下慰 慈殿保護 聖躬以盡人君之
大孝焉又曰人主一心萬化之本也本源澄澈無一
毫人欲留於其間則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而事事物
物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昔歲蒙 先大王召對臣之

所陳亦如此誠以外此無他術也為治之道在於得人而得人之要實不外於一人之精鑑傳曰舜舉皋陶而不仁者遠豈虛語哉頃日臣疏批辭以引而不發為教臣之愚意以為今之諸弊非今日始有殿下自在潛邸想已詳知故槩舉而陳之若致力於此則諸弊自可去矣非敢引而不發也即今雖在闈之中而不可頃刻弛念於治道時時引接臣僚講論治務則悲哀鬱悒之懷亦可少洩於吁咈之際矣上曰卿言如此予敢不體念又啓曰頃者宋時烈之事似欠從容而抑有好意思存於其間 殿下不

可少之也但既已下去必不肯帶職而復來時時烈以掌令請對未蒙允許即退歸故先生陳啓如此上皆虛心嘉納時以 山陵及塊殿朝夕祭將并設仁烈王后位收議于先生先生議曰吉凶不可並行事勢節節難便先正臣李滉已有所論實為的確又以 反哭後安神祭收議先生議曰古禮與五禮儀俱無可據之文不宜更設無名之奠况反哭之義只是反而亾焉故生者哀哭之而已何有於安神之義八月又拜大司憲先生雖病未供仕而感激 聖眷隨事進規乃於辭職疏末有云臣伏見近日除拜

同春堂先生集
之間或以忤旨而久靳或以親昵而越授恐非大聖
人平平蕩蕩之德而至於章疏之久留不下亦非廣
聽言之路開不諱之門也四方之拭目 新化今幾
月矣朝廷之不靖愈甚公議之不張如舊其所仰恃
而有為者惟 殿下之一心耳今若察之不精或失
好惡之正則國家之事無復可望伏願克去已私務
循至公使動靜云為一出於大中至正焉 御批卿
之愛予盡言如此深用嘉歎此所以眷眷於卿欲置
諫官之長也時金文正上劄論銓官之失三司諸官
論議多乖先生又於再疏論之 御批小官之侵侮

元老大臣肆然無忌予甚驚駭無乃予尊敬大臣之
誠有所未至而然耶卿其盡言勿諱三疏祈免益切
批曰懇辭至此特允卿意焉卿其養身間處更加進
言以補不逮九月有周急之命先生上疏辭復拜工
曹察判以 大行發引迫近不獲已出謝 卒哭訖
卽上疏陳情乞骸 上以手札批曰省卿疏章深用
缺然繼以嗟歎頃日則凡有過失輒上諫疏甚以為
幸今不見諫疏久矣慮有長往之計心切愧懼今見
此疏是直棄之也意獨不思 先朝知遇之恩乎惟
卿諒予至意少留至望旋有衣資賜給之命先生上

疏辭謝又拜大司憲上疏以修墓乞歸不許以特進
官入侍 上講中庸序反覆問難先生進對精切因
言奢侈之習實爲近來痼弊節儉之化宜自宮禁始
上曰此弊 先王所嘗慨歎者敢不勉焉先是大
司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等論自黜罪狀且劾其黨
與若兩人因此朝著不靖 上謂先生曰宋浚吉等
欲爲激揚之舉被罪者元非重罪所當甘受縮伏改
過自新而反排斥論者朝廷如此良可痛歎命竄申
冕等五人先生論其過重遂得減等先生乞退益懇
三告申疏襁爲副護軍詣闕謝恩申前修墓之請命

給由馬於是領議政李公景奭與政院王堂太學諸
生交章請留金文正聞先生歸遣子弟挽之曰昔司
馬公病謂國事付之呂晦叔今公欲去國事將付之
誰耶遂上劄曰臣伏見金集儒門宿望老成端亮士
林莫不嚮仰爭喜 聖明得致同朝臣以爲不宐苟
循其去以補新化也 上乃再遣近臣諭旨勉留先
生惶恐辭謝請於明春夏來 上以手札教曰加土
之事子弟足以爲之體予至意須勿下去先生乃出
次青坡申疏乞歸 上特召先生從子左副承旨金
益熙引入寢殿展先生所上疏於前教曰欲爲批答

則似涉文具爾其往諭予意勸留之所以遣子弟者
冀其善諭予意故也先生不得已還寓 上特遣內
使問起居連賜藥餌薪炭等物先生再上疏乞退語
益懇至 御批予之勸留非出於大臣近侍之言實
慮其雪天嚴寒高年行役之爲難也少停遐思爲予
暫留則國家之補益士林之矜式爲如何哉拜大司
憲 特命勿拘常規每入參 經筵俄拜資憲大夫
吏曹判書連上三疏懇辭不已 御批不與之共天
位治天職則非王公尊賢之道也國家治亂在於用
人予之有意於卿久矣所謂廉恥之說予實未曉也

三告由疏皆不許先生感激 聖恩黽勉出謝恩欲
竭力殫誠以答知遇朝野想望謂可以有爲而顧時
勢有大謬者矣先生入對辭謝仍啓曰 殿下嗣服
已半年人皆顛望而治體不立國勢陵夷臣不知厥
故何其 上曰心非不勉才實不逮先生曰 先王
初年耆俊在服非今日之比而初甚望治後無底績
可爲千古之慨或慮今日復如前日臣不勝杞國之
私憂如符堅事固不足道然亦必得一時人才以做
一時事 殿下尚不得擔當倚毗底人治體所以不
立也 上曰卿在銓甄拔人才則可以得人予甚望

之先生對曰銓長主用人憲長主風憲爲國非難得此兩任足矣如臣忝冒豈不債事近見文宰甚少注擬之際苟且莫甚想天鑑必有所涇渭何不擇其可用者陞秩而用之昔秦穆公用飯牛者爲相既知其賢何拘於資級上曰卿言甚好又啓曰人主之量貴於恢弘而近見忤旨之人顯有係着不忘底意此非蕩蕩平平之道如俞棨者其才可用棄之可惜且大同之法便民裕國其意豈不美哉但治體不立豈宜先行節目間事也若徑行此法先失民心則恐有後悔也又啓曰日後如有言號牌可爲者必毋輕

施號牌者商鞅之法也爲國當先立其紀綱何事乎號牌上曰卿言皆老成可喜適有從子喪纔成服大臣啓請牌招使開大政先生病未赴召三上疏待罪乞禡上慰諭遣醫問疾庚寅正月大政訖又三告一疏乞免不許時右相金公堉請行湖西大同法甚力與先生議相迕退居郊外疏語多未安先生不獲已陳疏自劾曰頃者右相金堉爲來見臣問以大同便否臣之本意以此爲重難故不能贊其行及於前席亦陳其慎重不可遽行之意昔司馬光范鎮出處榮辱無不與共而至論樂律終始不合范仲淹韓

琦上殿未嘗苟同下殿未嘗失色古之君子和而不
同如此何嘗一言不合便以不平相待哉至於觸忤
時忌救死不贍之語讀來悚然不能自定臣何敢一
刻淹留以益其罪戾乎卽出次江外 御批省卿疏
辭予甚缺然無以爲喻右相非有憾於卿徒以道路
之謗爲嫌卿須勿如是體予至意安心更留 特遣
史官傳諭勸令還入先生謝曰小臣處事不敏致令
大臣不安其位在下之道不敢晏然淹留而 聖教
至此惶恐罔措又上疏陳情遂歸鄉 上以手札批
曰卿之不念國事潔身長往何至於此國事雖危所

恃者惟一二大臣與卿耳廉藺戰國之士尚能忍辱
相下以濟國事以卿之賢豈不知此須念國事之重
速爲入來於是金文正又上劄請召還大學生亦上
疏請之 上教曰佇待終日而吏判無入來之報予
甚慮念明曉更送史官委致予意敦諭勸還追至葛
院傳諭先生更陳不敢還入之意 上知先生不復
還命該曹給馬以送特褫右相先生旣歸鄉上疏陳
情曰臣與右相金堦有久要之好無相失之嫌特以
大同論議不合而有一場之鬧在下辭避道理當然
初非廉藺相隙之比也然右相亦何心哉日後如得

同春堂集
相見當談笑如平生矣若臣之當退不但此一事而已臣年迫病劇消埃無補豈宜溘然於旅邸以貽千古之譏乎疏未及達而大臣白 上金集既已下去待賢之道不可不姑褫其職 上允之先生既去而時事益潰裂不可爲矣自點輩仇嫉宋浚吉等必欲甘心而後已至內謀逆亂外通北人用賊行讒謂金文正與先生爲領首於是北使六人并出中外震駭賴季公時昉元公斗杓李公景奭先後周旋 上又親爲彌縫以故事皆已然自是先生益無意於世五月爲 大行練事力疾赴都與金文正遇於闕下獻

欵感慨握手爲訣臨歸上疏曰雨露所及枯草回春至使不虞之禍消釋於既發之後默念終始絲毫皆上恩仍乞褫改兼帶提調 上批曰咫尺闕下遽爾空返則去後懷想必切予欲相見卿其量處批下而先生已歸矣又上疏待罪申乞褫改提調拜大司憲時有俞蔡遠竄之命先生上疏辭職且曰臣於上年疏中亦陳妄見榻前又有所達蔡今既被重譴則臣無獨免之理 上以手札批曰自卿之出矣予何日忘之第有所拘碍不得如意今則西事少緩而卿辭尚如此缺然之懷不可云諭春暖幡然上來予日

望之再疏批曰連見疏章恍若對面用慰予懷春暖
上來之語予甚喜悅勉副卿意暫許褫免卿其毋忘
也噫世道至此思用老成誠切于中也辛卯連拜大
司憲皆辭壬辰四月侍讀官李泰淵啓言金集乃一
代儒宗而年今八十自 上特推優老之典時賜存
問則士林知所倚重矣 上卽命加資給食物俄拜
吏曹判書時先生實年七十有九泰淵卽以誤啓自
劾 上曰八十未遠勿改先生連上四疏乞鑄謬資
曰君子存心不苟雖小不正者不欲暫處臣今冒受
則一舉而上下交失又懇辭銓曹新命及食物 上

下温批勉副食物仍令領受加資待明年舉行冬教
曰金集年旣耆艾餘日無幾其令本道題給食物以
表予意先生上疏辭謝 上以手札批曰予之慕卿
齒德庸有極乎以不能致之洛下朝暮得聆德音爲
士林行式爲恨顧此薄物何足云喻先生乃分與宗
族隣里之貧者又爲之供具酒食召鄉黨諸人燕歡
終夕以盡共享之意癸巳春用前教陞正憲大夫大
臣請用超陞之典卽命加崇政大夫先生再上疏乞
改正 上答曰此是 先朝舊典非予之私於卿也
冬拜議政府左叅贊再辭 上勉許甲午秋拜判中

同春堂集卷之二十四
樞府事再辭 温批不許乙未連上三疏乞致仕并不許朝家有大議論 上或遣郎吏就問先生素有寒熱之證至丙申春轉劇坐卧須人而端莊撿束無異治日謂諸生曰吾灼知死生之理無所動心此則庶無愧於古人易簣前數日以書寄從子判書公曰文衡銓衡俱萃一身吾先世未之有也人以爲榮吾爲汝懼可十分慎之以閏五月十三日辰時屬續門人尹宣舉等自侍疾至歛殯一以禮加麻者亦五六十人遠近匍匐赴吊以爲斯文喪矣訃聞 上震悼教曰判中樞府事金集儒林之領袖朝廷之重望今

忽卒逝予甚驚悼其令該曹特賜禮葬遣近臣致祭八月丙申窆于連山治東天護山孤雲僧舍之北巽向之原會者幾千人先生天資端方審密温雅和粹如精金如美玉清而不激介而不矯承累世積美之餘得詩禮淵源之傳以孝弟忠信爲立身之本窮理居敬爲進修之方其規模節度一以家學爲準則幼有華藻稍長卽不屑也雖間以親命出入於公車而所樂不存焉唯專心性理之書蚤夜孜孜操存踐履恭敬退讓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其深有得於灑掃應對之學者也中遭道消不復有意於當世日侍鯉

庭講道論理凡事親之道必竭其力必盡其分每日未明而起整服佩用適老先生所拜問起居愉色婉容左右就養如不勝如將失及夕安置其枕席安老先生就寢然後又拜而退始終如一日老先生亦深加愛重父子間自謂知己人之見之者咸嘖嘖歎以爲幸哉有子如此老先生旣歿一遵其法日必冠帶晨謁家廟退就精舍對案看書終日危坐肩背竦直及其待人接物則盎然如春和襲人鄙倍之言不出於口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雖暴慢調諧與異好惡不相樂者對之皆自然有肅敬之心癯然若體不勝

衣謙然若言僅出口至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精密剛果截然有不可犯者尤用力於不睹不聞之地澄心默坐對越神明家庭肅穆寂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嘗曰所貴於學者爲其言行相顧顯幽一致不然則穿窬之徒耳鸚鵡之能言耳古人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者真是警省語晚號其齋曰慎獨蓋志其實也深以世之學者處下窺高自大無得爲病嘗曰寧卑無高寧淺無深寧拙無巧吾儒家法本來如此程朱以後發微闡奧無復餘蘊後學惟當恪守勉行而已聞人或有創說新奇立異於先儒者甚不韙

之尤詳於禮學反覆考校曲暢旁通老先生與門人知舊難疑答問名之曰疑禮問解積成卷帙先生就加量分衆互證訂抄成四冊於喪禮備要老先生亦有所追補者先生承其遺旨更加考訂重刊以布吉凶之禮行於家者悉遵兩書世亦多從之撫恤宗黨恩愛周洽死喪之威情文備至遠近親舊之訃必設位以哭雖於大塋之後甚病之中必食素累日下逮婢僕之賤聞其死亦必却肉蓋所謂役身於禮以終其身者雅志冲素於世味紛華泊如也中年雖爲養暫屈於吏役而親歿之後素履益貞不欲一脚出門

晚際 聖明感激恩禮知無不言言必中理至誠孤忠可質神鬼雖時命不偶進退有義立朝供仕未滿半月而愛君憂國一心耿耿未嘗以既退而有間也先生性本謙退不以師道自居晚歲年益高德益邵學益進遠近學者洽然宗師之其有變禮疑文皆就正焉爲詩文端的雅緊絕無枝辭刺語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筆法精健方嚴深得王氏楷體而實出心畫末年益臻其妙評書者以爲近世名家所未有也竊嘗聞之吾東道學蓋始於圃隱鄭文忠公而我朝諸儒賢大闡明之奎躔之會可謂盛矣惟吾老先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生實得李文成公嫡傳專於朴實頭用功而先生承其旨訣門路甚正則庶或傳之無弊云夫人俞氏左議政泓之女病不慧側室卽栗谷先生之庶女生二男二女男曰益炯益煉生負女適生負金泰立鄭廣源益炯有六男三女益煉有四男一女金泰立有三男二女鄭廣源有一男三女浚吉自幼少時學於老先生之門兼有中表之義先生嘗弟畜之誘掖甚至逮及晚暮相期益切蓋古人所謂有罔極之恩者茲敢忘其僭猥略最其迹以告太史氏如右云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謚狀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浦渚趙公謚狀

公曾祖安國嘉善大夫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 贈純忠補祚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漢豐君妣礪山宋氏安東權氏俱 贈貞敬夫人祖保通訓大夫儀賓府都事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妣宜寧南氏尚州金氏俱 贈貞敬夫人考瑩中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觀象監事 世子師妣海平尹氏 贈貞敬夫人公
諱翼字飛卿號浦渚後又號存齋學者稱爲浦渚先
生其先豐壤人始祖孟佐麗祖混一二韓勲爲統合
開國爵爲太師平章事傳七百餘禩子姓圭組相承
漢豐公由武科進歷官承旨爲時名將後以季子豐
壤君徵討倭功受封議政公誠信悃悃有古人風清
陰金文正公實銘其墓尹夫人亦有至性純行公之
在娠家人夢黑龍飛入室隅已而公生是萬曆己卯
四月七日也生有異質未學語知文字三歲排棊子

作易卦識者大奇之五歲而能屬文遊戲絕異凡兒
有隣老解衣置一處令公守視因往他所至暮而還
則公猶守不去其純實敦慤自幼時已然八歲聞重
峯趙文烈公坐直言被斥憤慨構疏指陳邪正諸長
老驚曰人見此文豈謂小兒作耶禁毋出及成童讀
書經暮三百璿璣玉衡注說卽曉然無闕諸老儒皆
服以爲不可及做洪範著書以叙人倫名曰彝範汎
覽博通如禪道文章音律書畫兵法卜筮無不洞曉
常以諸葛武侯自期許月汀尹文貞公公之從祖姑
壻而尹夫人之季父也公少從之學文貞每見公作

歎曰此兩漢手段也天下奇文也既而盡棄所好專心於性理之學醇如也先取四子精思細究不得弗措以爲大學乃千古聖賢見成規模中庸尊德性戒懼謹獨工夫與大學通爲一事學者所當竭一生之力而爲之者豈可外此而他求乃作持敬圖說心學宗方圖贊元朝夜氣等箴日夕觀省直以古聖賢爲準無意於博士業贊成公強之乃赴試操紙筆一下數千語諸考官得之歎賞不容口壬寅登第選補承文院由副正字例陞博士時有倖相子登第當分館院僚有主之者公終不應公釋褐以來聲望日盛而

交游絕尠當路又多權倖黨以是在叅下六年無爲之地者時議惜之丁未冬陞成均館典籍移拜司憲府監察戊申拜平安道評事時西路大饑監司屬公以賑恤之任公竭誠區畫濟活甚衆己酉叅弘文錄拜侍講院司書移兵曹佐郎嘗於課製著東海無潮汝論白沙李文忠公見之驚曰世豈有如此見識文章願一見面辛亥選知製教拜弘文館修撰一時章劄皆出公手初公元言仁弘爾瞻之奸爾瞻累欲納交而終不答至是仁弘斥晦齋退溪兩先生醜甚公與同僚上劄辨之爾瞻以長官立異時爾瞻等權勢

方張貶公爲高山道察訪高山在北關孔道公奉法祛弊郵人大蘇至今傳說之不衰時西平韓文翼公爲監司見公誠服許爲知己癸丑棄官歸廣州農墅時光海政亂日甚爾瞻等誣殺國舅大君仍起廢母之論又聞宣廟昇遐時事或有可疑者公慨然痛傷曰尚可仕乎吾志已決矣自是十餘年間連拜修撰兵郎平安都事大同察訪等職又以詔使時製述官促召皆不赴庚申韓文翼公爲都元帥啓請爲從事官抵書固請三年不置公累書力辭有曰昔范文正安撫陝西辟歐陽公叅佐歐公辭曰同其退

不同其進可也今某與公處畎畝十年已同其退今不同其進不亦可乎文翼歎曰皎潔之身不欲汙於此時吾何敢強之哉時賊臣連起大獄羅織異己親戚懼禍及多勸公一出公遁然曰禍福命也圻庄近京益厭之轉寓於湖西之新昌道高山下飢寒困苦人所不堪而處之泊如惟專精學問探蹟經義以爲樂時朴承旨知誠權佐郎得已皆不仕家居相與往復論難雖當天地閉塞之日遠近皆知敬慕以爲彝倫賴公不墜癸亥三月仁祖大王反正諸公先議初政銓曹當用一代第一人首以公爲吏曹佐郎公

同春集卷之五
當維新之始奮然自任激揚黜陟隨才甄錄盡允公議嘗入輪對啓曰資質之美有限學問之益無窮漢唐以下人君以羨質致治安者或有之然不能及於三代者無他坐無學問之功故也願 殿下強勉學問斷然以三代自期 上警聽松江鄭相公澈曾在先朝被誣捏削官至是公因其子弟訟冤力爲伸辨 上納之廢世子穿圍籬而跳朝廷賜自盡領相完平李公執義李公坡掌令尹公煌以爲不可臺論將攻之公力言不可攻遂得已俄兼承文院製述官酬應 皇朝咨揭初李相建行大同法試之圻甸民

甚便之至是又請行之於全慶忠江四道以公兼裁省宣惠郎廳專管其事公文在鄉曲熟見民間弊瘼常以爲救之之術無出於此法竭誠商度講定節目法成而浮言胥動當路又有沮之者公入對力陳之又上疏論之略曰我國理財無法稅輕貢重田稅之制每結下則四斗中則六斗而一結之地可種稻三四十斗土沃年豐則可出穀四五十石常田中歲可出二三十石以此言之則一結四斗可謂太輕而至於各司需用雜物皆分定列邑使民結來納所謂貢物是也此外又有本道監兵水營及本邑所用其所

卜定或非土產雖其土產民不自納必有防納之人
請托代納每徵倍徙之價此貢物之弊為患於民者
也而貪官汙吏因緣侵漁又有權勢之徒不應其役
而加於小民者民之受害如是多端而國家經用則
以稅入之少每患不足此由法制未善而然也今此
宣惠廳之法最為近古田結所賦皆以米布中外需
用以此供之又有餘儲可備凶災而其取之之數則
比什一為輕一結所賦十六斗而輸運之價在其中
并田稅三手糧等則為二十餘斗一結常田中歲亦
可出二三十石則二十餘斗之米不能為十分之一

其歛豈不輕哉前時京外上司及本邑所納之物鮮
有不濫恐其黠退又必行賂是以一物之納中間浮
費多於所納終歲奔走自至廢農既殫其財又廢其
力民之困窮不亦宜乎且王者之政務在平均而一
道之中其出役大邑常輕小邑常重大小相似之中
亦有此重而彼輕者京官雖大臣其祿不多而外官
所捧無有限度此法一定則其賦既輕一年兩度輸
納之外更無侵督之擾浮費既絕又可盡力於農功
防納之徒無所施其巧豪勢者不得圖免大邑小邑
無太濫太貧之弊矣豈不為平均之政乎且一結二

同治庚午年
十餘斗在登稔之歲出之甚易而凶年則又可得而
減矣又曰倭變之餘田籍散失諸道同然而亦有干
戈不及舊籍猶存者未經變之地田制甚密經變之
地田結甚少以故有賦重不能堪者有食焉而無賦
者有雖賦而甚輕者今須通共改量使其結卜多寡
一齊均平而後民役乃得均一矣見今四道田結三
十五萬結所賦米三十五萬石除運價及中外經
費所餘當至十二三萬石此可謂甚足後日量田所
得雖至五六十萬結所賦要不過三十五萬之數
每結可減斗數而其賦益輕矣田制既均賦役既輕

民豈不安生而樂業伏願 聖明堅定力行勿撓於
浮議也然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有關雎
麟趾之美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必有是德
方有是政 殿下聰明寬厚卓冠百王可謂有帝王
之資矣臣之所憂者只恐 聖志或有未立不能以
古之帝王自期而或只以後世人主之事自處也如
是則自其心術隱微之間至於發號施令之際率多
姑息苟且竊恐治化之盛難得而望也願 殿下深
究理欲善惡之分世道治忽之幾益務親賢勉學日
從事於精一克復格致誠正之功以爲出治之本則

古昔帝王之盛可復見矣 上答曰詳陳利害解予
疑惑良用嘉悅大同遂得不罷俄選入湖堂讀書陞
吏曹正郎兼校書校理惠民醫學教授訓練都廳冬
承命往兩湖詢問大同利病復命又上疏略曰臣熟
察兩湖民情而後益知此法為今日之急務而非此
無以為國也今日民生之害其大者有三防納人及
各司下人之侵暴也貪官汙吏之漁取也豪勢之不
應役而移徵於小民也三害不除則雖上有堯舜之
聖民猶陷於塗炭之苦矣甲子正月李适叛 上幸
公州公扈隨賊平 回鑾拜議政府檢詳旋陞舍人

前後居是職者四夏歷典翰司諫應教陞拜直提學
仁祖朝直學士惟公一人時 上方講大學論語
公上疏陳戒略曰論語記聖人言行大學即聖人所
說先王修己治人之法者此兩書實萬世為學為治
之大法也 臨御以來首講兩書辨析甚精領悟甚
速 上聖聰明非凡人所能及也第未知 聖志所
存其斷然以聖賢之學自任其修身處事欲以聖賢
為法歟其或以為吾之資質自羨不必一法古聖開
筵講學不過應古事求小補而已歟誠以聖賢之學
自任則其規模門路方法次第皆備於二書能究其

同善堂集卷之四
義理之蘊察之身心日用之間以踐所講之理則隱
顯表裏明白純粹政令事為無不大公至正如天地
之化矣如以為聖賢事業吾安能為姑從吾意見則
既無高遠之志必無日新之功今之所不為者異日
或不免為之今之所能行者異日或不能行焉然則
殿下他日功業之崇卑豈不在於今日立志之大
小乎 上嘉納之正言洪鎬請褒朴承宗之死還其
籍沒憲府劾罷之公與同僚上劄言其言雖妄其心
則不害為有懷必達若以其言之妄而罪之則竊恐
言之不妄者亦或難進 上批曰承宗雖不力主廢

論而陰嗾起獄則與爾瞻無異爾等未能詳知而有
是言耶公與同僚待罪褫拜司僕寺正冬還典翰上
疏辭不許尋由直提學陞拜通政大夫同副承旨俄
陞右副宣惠廳啓請以公為副提調仍管其事大同
之法初定一結米十六斗京外需用皆在其中其後
只捧十斗以為京中貢物之用外方所需且仍舊貫
其間多有弊病公請別捧五斗米以為外方需用之
制且謂朱子之言曰莫如明降詔旨令逐州逐縣各
具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類會考
究而大均節之使州縣貧富不至相懸則民之慘舒

亦不至大相絕矣養民之政無出於此今可一依朱子說行之時法行已有年頗有成效而異議益生李相不能堅持初見遂奏罷之公又上疏爭之略曰夫爲法而制治豈常人思慮所能及哉非有高遠之識見廣大之心曾不足以與此故古之聖賢豪傑作法之始必爲衆人所疑非但疑焉未必無惡之者亦未必無小弊也惟其獨見衆人所不能見明知其爲利爲便民可以濟民必可以興邦也故不撓於衆口而行之不疑以成天下之務以定天下之治也若不能然作法之始不能明知利害之所在既行之後又爲

衆口所撓旋行旋罷如作舍於道傍則雖小事不可爲况能成國家之治哉 上以旣罷不可更議不納李相見公疏歎曰如吾輩真趙承旨之罪人也二月褫爲刑曹叅議四月遷右副承旨俄陞左副承命候詔使于開城府 上以災異下教求言公應旨上封事數千言大意以爲 殿下窮格之學不可不勉寬容之量不可不弘臨筵講讀無徒爲循例應文之事實用力於明善誠身之地必求通明剛正敢諫犯顏者授以言責之任必求豪傑之才有其志有其誠有其智者任以當世之務今之病民之事大略數之

貢物防納之害也貪官汙吏侵漁之害也大邑小邑
豪勢寡弱賦役不均之害也田結輕重不齊之害也
軍兵逃故族隣橫侵之害也願 殿下奮然以革弊
救民爲心尋求利病作爲定制使生民得免水火之
苦也至於號牌之法初非王者之美政只是欲得閒
丁以充闕額而難處之事不一其端莫如姑爲停罷
申明束伍之法補其闕增其額蠲其力役以時教鍊
國內丁男無論職之有無人之良賤皆收斗米衛卒
保率并爲作戶資給以送則中外之兵粗足而諸弊
自祛矣不納時新行號牌法民犯死者甚衆公奏曰

古昔聖王制誅斬之刑所以待罪大惡極者其餘各
以情犯輕重施罰今以法令有違至於誅斬不亦太
重乎况當春夏發生長養之節多殺民命竊恐有違
於先王之意請事目中斬條改以減死定罪 上下
本廳議格不行六月陞右承旨俄陞左每於筵中必
以聖人之學先王之政勸 上上曰何以則朝廷和
乎公對曰所謂和者不以苟同爲和也朝廷處事一
出於公則不求其和而人自和矣公久在近密隨事
進規教命有不可者輒封還之民有寃者每候公出
號訴於馬前公爲審察陳啓多所伸理有罪人法不

至死而特用死律公執法論奏臨刑追止都人爲之
嗟歎丙寅春 上遭 仁獻王后喪沙溪金先生入
慰將卽還鄉公奏曰今之宿德無出金長生之右雖
在山林固當召致今旣上來遽卽還去在 聖上貪
賢好德之道豈可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六月陞拜
都承旨上疏辭 御批爾之清儉才學允合此任可
勿辭時發僧軍等南漢城僧徒甚怨苦公上疏曰今
有可以酬其勞而慰其心者惟有許令還俗勿定軍
役彼其爲僧本避軍役今許勿定必皆樂於還俗其
身雖不應役娶婦產子十數年後軍額必增且自古

憂世道者每患異端熾盛爲害於民今得人其人使
之耕鑿徭賦王政要使外無曠夫今使得有室家之
樂免爲失所之民爲益亦多也 上下其議寢不行
七月擢拜漢城左尹上疏辭優批不許又上疏陳西
邊事宜略曰臣聞西方陸地風損海邊水溢自義州
至肅川六七日程被灾之地其田不知幾萬結其民
不知幾千戶臣請全減其役且古人有因飢饉募兵
者若因此時召募丁壯官給料布則應募者必多數
千萬兵可坐而得團束隊伍留屯要害罷南方今年
戍兵而以當餉南兵者餉之南方結布應給南兵者

因捧入送以其半給募兵留其半以爲明年屯田之用則飢民得以生活邊備得以完實南兵亦免徵發之擾矣且遼民就食於我者男女幾二三十萬若糧可繼則善矣不繼則生變必矣惟移之於內地散處列邑爲其生計則可以解生變之患可以活天朝赤子數十萬之命可以舒平安一道之力也空遣重臣以至誠救活之意言於都督且諭遼民使皆知之則空無不從也且奴寇情狀多有可憂待變之道豈可以忽義州城堅兵多可以守禦昌朔等鎮兵少糧乏雖有賢將必不能守謂宜且空其地退守內地要

害如元魏滑臺撤備之計待至明春還鎮設屯以爲完聚之計也上下備局議不用公又上疏曰此計可以舒目下危急之患可以活數十萬人命可以少報天朝再造之恩可以省聚斂轉輸之弊可以保存關西之民一舉而衆利具焉計無便於此者不得不更瀆上令更議未卽施行而遼民已流入內地其明年昌朔等地果爲虜兵所屠八月爲養求爲開城留守爲政專用仁恕務持大體蠲征稅疏滯獄奸滑之爲民害者治之不少貸丁卯正月金兵入寇上幸江都公收集舟船盡濟士女于海島獨與褊裨

同春堂文集
十數人留住境上賊退奔問于江都公以和好不可恃備禦之策不可緩上疏曰西路守禦之計實甚緊急而自黃州至京城其間有城可守者惟平山平山實京城之捍蔽也棄而不守誠非得計其城險固且當大路敵所必爭若此城固守決不敢背之而來矣此城非萬餘兵不可守臣府軍兵二千餘人悉平山兵民又益之以京畿海西傍近之兵合萬餘人為繕治保守之計則京城有藩屏之蔽矣仍規畫守備方略以進朝廷不能用十二月以大司諫召還戊辰正月禡拜副提學時策昭武寧社勲多冒濫不公上劄

論之上以已勘不從公又上劄曰天下之理知其不善則惟當速改以從善自人君為政至於學者之修已以至凡人行事無不皆然若以已定而不改則是不善者終於不善而更無為善之望豈理也哉時名宰有冒錄為元勲者公直斥力爭遂得改勘時論諱之先是仁獻王后之喪朝議多端公嘗著服議大略以為主上既以支孫入承大統當依為人後者降其父母之禮服暮為是至是兵曹判書崔鳴吉上疏請別建一廟以奉禰祭公上劄辨之曰凡為人後者即為之子以姪繼叔固順矣以兄繼弟者亦謂

同春堂文集
之父子况以孫繼祖者豈獨無父子之道乎論者見宗廟闕考位遂謂廟不可無禰欲立本生廟而稱禰夫禰廟之闕事之變也古之人君亦有之漢宣帝是也豈有姪孫則可而親孫則不可之理乎光武之有天下實同創業而乃自為元帝後立四親廟於洛陽朱子猶以為未也曰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則尤善朱子之論豈偶然哉帝王家莫大典禮誠宜參考經傳務合禮意豈可徒信一二人無稽之說創為前古所未有之禮乎鳴吉又上疏爭論不置公又上劄反復累千言遂以 上弟綾原君備主祀及祔 上

欲自主之公與同僚四上劄爭之尋拜吏曹參判兼備邊司有司堂上己巳四月辭褫兼同知成均歷兩司長還副學兵曹判書李公貴上劄論朋黨引朱子與留正書 上有朱子說不能無弊之教公上劄辨之略曰 殿下未能深究先賢言意之所在而遽斷之以有弊非惟察理疎略又有輕忽聖賢之失仍歷陳君子小人情狀甚悉且論 王子私田規外免稅之不可而曰竊恐 殿下格致之功有所未盡而於誠意正心勝私克己之事或未能深留意也古之賢臣必以格君心之非為急者此也 上答曰卿言是

同春堂文集
矣予識不明從當論難焉校理羅公萬甲嘗言執政
之失右相金公瑩怒白 上請裁抑 上命竄之公
上劄言不可大學士張公維亦上疏佻救 上怒貶
維爲羅州牧使公又上疏爭之不報辭褫八月拜大
司成尋移兵曹叅判 特命兼帶大成公上疏辭優
批不許自是雖他遷常帶焉乃作文諭館學諸生使
之先讀近思錄諸生多有興起向善者仍上劄論學
政 上命皆施行移拜都承旨褫拜大憲庚午春還
副學雷震 宗廟樹木 上下教求言公上劄極陳
中外民生愁怨之狀請停逋負之徵軍兵之抄各衙

門貿販擾害之事一切禁斷京中市民所納之物亦
皆計直給價又言豐呈之舉雖出於慰悅 慈殿正
當恐懼修省之日不宜大爲娛樂以忽天戒也至於
陵寢五享本非正禮今因 太廟之灾亦宜變通
上多採納之豐呈時外間婦女多闌入物議甚騰
執義尹公煌論之 上以爲失實特褫之公上劄言
事關宮禁人所難言敢言犯觸可謂不負其職而遽
加摧折深恐言路遂塞諛佞成風也 上答曰劄辭
甚當豐呈後諸道妓女將罷遣掌樂院奏留以習樂
公上劄言女樂本非國家之所宜蓄楚之鐵劔利而

倡優拙秦王有憂色雖使女樂之技不至精妙亦非
國家之害况今民生困苦上天示譴憂虞之端不可
勝言而又聞 皇城被圍戒嚴未解內觀域中之事
外察天下之勢皆可痛哭 君臣上下惟當恐懼憂
戚不遑暇食豈宜此時聚集妓樂使樂聲喧咽乎
上遂命罷遣四月皮島將劉興治殺其都督陳繼盛
上議興師討之其後聞興治陳奏 皇朝事機多
與初異公上劄請罷兵 上不從已而果如公言憲
府論公私賤投屬內司之弊 上怒責之公上劄曰
殿下聖智首出求治甚勤獨其喜聞之誠未至容

受之量未恢治效未著實由於此頃者尹煌論宮中
不嚴 特命褫之今於此言又待之如此是欲令人
不敢言宮禁內司之事也不亦示國人以私乎誠恐
自此人無復敢言過無由得聞也時有金趙兩女子
入宮李公命俊疏論之公繼之上劄曰 殿下燭理
之明持已之嚴固無蠱惑之慮然君子知幾當憂其
漸人臣愛君當防其微克己貴勇防患貴怯翻然悔
悟不遠而復則日月之食初不為病而反善復禮之
功無愧於古之帝王矣且聞畫工入闕累月不出又
豈非喪志之一端乎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一以聖

人爲法凡嗜好之偏所以累於此心者一切屏絕使
本原之地清明純粹無一毫所蔽而萬化從此流出
耳俄因備局啓辭大激天怒有查覈言根揀擇嬪
御之教公又上劄陳戒曰凡事因怒而發者必失其
正大學所謂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是也若初無
是事則言者誣矣若實有其事則其言之固也推覈
言根豈不大駭聽聞乎帝王嬪御之設固是常事然
當有而不有此尤其德之盛也殿下清心省欲不
置嬪侍此聖德最高處今因諸臣之言忽有此教
亦恐爲怒所動而不得其正臣民有以窺淺深也

上爲之虛心開納月沙李文忠公每讀公劄本歎曰
真儒賢言語也十月辭禡授大憲十二月還副學移
拜吏曹叅判公自戊辰秋感疾及是輾轉沉痾每有
除拜輒控免不供仕辛未三月丁內艱癸酉五月制
終連拜大諫副學雷震明政殿柱戶上召諸臣問
闕失公上劄言今茲譴告必人主所爲有大拂天心
者姑以近日之失言之大君第宅宏侈過制兩年而
猶未畢國朝以來未有其比此豈教子義方之道
哉尚方匠人逐日內役所造之物必極其精巧人心
不可二用苟役心於無益之處必不專意於義理之

所當然亦恐有妨於清心寡欲之功也言路通塞興
亡所係而 殿下從諫之美漸不如初此臣民之所
以大失望也仍陳立志典學之道又上劄言前劄所
陳立心之說雖若儒生之常談而天下萬事皆出於
心古之帝王以天地之心爲心而不以一毫私意雜
於其間故其行事無非天理之正也後世人主則以
其一己之私爲主故其事爲之間雖或勉強爲善特
假之而已 殿下求治之誠亦非不至而治效未著
百事壞敗竊恐 殿下一心不能如古之帝王而未
免以後世中主自處也此臣之所以以立心之說爲

獻而立心之功則必以學問爲要書一也所以讀之
者亦有不同讀者其以聖賢所說爲吾今日之所當
行也則一言一句無非所以開吾之智篤吾之行也
如謂聖賢言語自是一般好語非今之所可行也吾
之所爲不必由此則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干如此
讀書雖盡誦諸經亦何益於吾事哉天下讀書者多
而知道者少其以此也 殿下若能奮然自勵一以
帝王之道自勉決然勝其一己之私而粹然反乎天
理之公出治之本其正如此則其發於事者自能皆
合於義理而當於人心矣如是則民情自悅天意亦

回矣 上嘉納之九月褫爲護軍十月 特旨陞拜
禮曹判書公上疏力辭 御批卿才德俱優盡心職
事故擢授此任宜勿控辭速出欽哉公又引疾固辭
不許公感激 恩遇黽勉拜命 皇朝叛將耿仲明
等以水軍投瀋陽公陳密策言宜令元帥與島將密
謀急急爲備使皮島有不拔之勢不能用上劄請變
科舉講經之制略曰我國取人之法以四書三經背
講爲程式士之應科者無不竭力誦習而其以講經
及第者率多實於聞見昧於文理短於文字庸陋無
識反不如以詞章得之者蓋由七書經與註其文甚

多人之精力决不能盡記故一篇之中擇其經文之
少者一章之註擇其訓詁之易念者習之其餘皆不
之讀也舉世之士所習如是宜其無人才也取士所
得乃如是宜其無善治也天之生才無間内外我東
數千里英俊之才必不爲少使其究心於經術則其
才所就必多可觀乃使埋沒於此終爲無用之歸豈
不可惜乎今欲使經術興行而人才輩出土習正而
風俗美惟在變此科舉之法凡大小之科無不以經
書爲講而所講之書皆令臨讀惟觀讀之之生熟問
其意義之所在音釋雖有違於諺譯苟通於文理則

不斥也如是則爲士者無不以經學爲事而必皆以
求其意義爲主矣苟於經書徹頭徹尾通其意義則
雖不能盡誦其文而自當爲有識之士沉潛反覆之
間亦或感發其善心而有爲希賢希聖之功者矣其
效豈不盛哉其與裁截而讀之只習句讀爲無用之
歸者何可同年而語也且宋賢之書惟近思錄最爲
純正使初學知爲學向方莫切於此書經書之外又
空試此書也臣常竊歎我國多少人才爲背講之法
所痼終於庸陋聖賢之學不明於世常欲有所變通
今忝禮官乃其職事敢陳愚慮 上命議于大臣大

臣以爲 祖宗法制不可輕變事遂寢時有請設教
養官者公又奏曰程子之言蓋爲訪求天下賢士講
學於京師學成而後分教天下豈行之朝夕之間責
之朞月之內哉今空擇得有經學節行爲人敬畏者
爲太學師儒日與諸生講論經義廟以歲月則爲士
者漸知向方窮經飭行而風俗亦當漸變矣外方諸
邑可以爲師者又難多得此亦當以漸行之也山野
之間必有慕古讀書之人空令各道監司悉心搜訪
具錄以聞察其學行淺深依宋朝書院主教者之事
授以山長之號而優其廩料使教其地後生如是則

草野為善之人得蒙收錄不至空老而後生小子亦多感發興起鄉俗漸可變而之善矣 上命議行之後因變亂不果行公前後在禮部凡係褒崇節行交好隣邦化導民俗等事耳目所及心思所逮無不竭誠奏行之甲戌八月兼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俄禡為護軍時 皇朝準許 元宗大王追尊事 上命議入 廟儀禮三司爭之 上大怒命竄黜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廷虎副提學金光炫等十餘人九月公拜大憲請赦諸臣甚力 上不聽辭禡舊例副學必以從二品以下擬望而時難其人吏曹啟請破

格以公為副學又兼 世子右副賓客十一月禡拜大憲時方行三道量田公再上劄請詳定貢賦應入之數要使結數之多雖倍於前貢賦之入則無加於舊假使千結之邑前日貢賦千石之米則今雖得二千結貢賦之數無過千石以此千石均分於二千結則前日一結出一石者今出半石矣以此參酌磨鍊埃打量訖即為施行不從辭禡西授十二月兼藝文提學公以不習為詞章之學三上疏力辭 上令該曹議該曹引司馬光辭翰林學士不許事且言詞學雖曰不習文章實鮮其比遂不許間拜知樞還授都

同治庚午年九月
憲者五乙亥九月館學儒生上疏請以李文成公成
文簡公從祀文廟一隊異論之徒投疏醜誣公深以
世道爲憂上劄極言之不報辭褫時橫議方生紛鬧
日甚公再上劄論之仍乞免同知館事不許後因入
對極陳兩臣道德之實上曰李珥極是賢人今若
有如此之人豈不甚幸予非以其道德爲不足但從
祀事體重大不敢輕許矣丙子二月拜同樞工判以
議政公時任繕工監僉正爲工曹屬司辭褫拜漢城
府判尹時當仁烈王后之喪京兆多事坊役甚繁
公分畫得空調發有方不撓而事集夏還都憲褫授

知樞時邊虞曰棘上方求所以大振作者公上封
事條陳固邊備改弊政之道一曰激衆心二曰通下
情三曰廣取士四曰擇將才五曰用土人六曰固城
池七曰便弓制八曰導民人且謂今之大可憂者民
生之困瘁也軍兵之凋瘵也宜復行大同之法以救
民除量田新結之稅以養兵變通科舉講經之規以
正士習培人才然此則治之法也至於治之道則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是也疏奏下廟堂議
皆不用公前後懇款無非安民經國之道而言計不
行兼且疾病彌留居常悒鬱欲退不得時禍亂將至

其幾甚明而未聞有備禦之策惟懲丁卯之敗多修築山城當塗諸鎮皆棄而不守平壤士民願死守本城累訴於監司及諸使臣而朝廷皆不許公於筵席進曰目今禦敵之策無過城守如義安平黃皆直路重鎮也雖有圯壞之處繕修補完團結士民脫有緩急入城清野一以捍禦衝突一以全活士民乃今日之長策而不可不急講究者也白馬慈母正方等山城雖曰險固去大路既遠倉卒難以收入諸鎮之民先爲魚肉而直路空虛則必無以遏長驅之勢今要害大鎮皆不守此何計也至於平壤之民願以私

力修而守之其民至誠欲守而朝廷至誠禁之何也且請精抄步兵申明團鍊如李陵吳璘之法不納公又入對極言諸大鎮不守之失計曰是自撤藩籬而開門引寇也一上使言于體府體府不悅至爲譏侮語上亦不之省公知事無可爲言於尹相昉曰今禍至無日而人謀如此鐵騎猝至必將坐取危辱莫如先入江都姑爲固根本之計尹相深然之白于上又爲時議所沮遂致南漢之禍一如公所慮八月拜禮判 皇朝監軍黃孫茂奉 詔而至李敏求爲接伴使以平安道例納衾枕稱以 國王別送監軍

喜甚黃海道例納則不納之以除弊自多馳啓以聞
公啓言監軍入京若以此爲謝不知 殿下將何以
答之此事雖微所係非細也千乘之君待人之道不
當如是凡人猶不可欺况 王人乎今宜言關西所
備例也非別送也伴臣失辭耳海西所備亦使納之
則彼知 殿下之誠心接待矣十二月邊遽至不日
而游騎已薄圻輔 上將幸江都公令叅判呂爾徵
奉 廟社及 肅寧殿神主先行公自擬扈 駕俄
聞 殿主先出而 宗廟主不得發大臣驚令公往
至則纔奉出矣遂追往欲與叅判相遇陪奉一處然

後退而從 駕是朝 上有老病人先往之教公令
男進陽奉議政公先向江都矣忽見進陽扶服路左
與議政公相失公遑遑號泣奔走求尋翌日到金浦
始聞 大駕移向南漢欲尋山城路路塞不得入公
彷徨痛哭謀聚義師爲勤 王計乃與南陽守尹榮
及朝士之未及扈隨者沈叅議之源金承旨尚李正
時稷尹校理鳴殷會議公爲大將沈尹等爲叅佐事
未集榮被執而死公乃至花梁海上收聚公私船盡
濟士女于島中所全活累萬人欲往湖西募兵聞湖
西已搶攘乃入江都亡何敵兵渡江公出至甲津敵

同春堂先生集
先以大砲亂放江岸人無敢出者公獨與數人坐岸上砲火雷飛交落左右邑不變敵已登岸安坐不動二子夢陽進陽請避去不從二子急抱持墜崖下適有從行壯士得小舸掖公以登賊鋒幾及而柁纜發矣公自蒼黃與車駕相失每痛傷不自勝日夜涕泣傍人至不忍見至是尤悲憤不食不欲其生上還都臺諫論諸不及扈從者之罪修郟者仍加媒捏公置對具陳事始末上止命罷職歸寓新昌庄舍戊寅柳碩李娃等爲臺官并論公及金文正公至請流竄兵曹判書李公時白上疏極陳公忠孝之節碩

等構誣之狀上亦雅知公精忠終不加罪後於筵中教曰此非讀書人乎吾固知其爲賢矣公奉老田野優游自適溫理舊業早夜孜孜每曰使國事至此皆羣臣之罪也憂傷矐顧未嘗暫忘也癸未以輔養官召公再上疏辭有云平生愛君之誠反得負君之名人之爲言亦已甚矣既負此罪將何顏面復廁班行上不許促召乃入朝上疏陳情乞歸養御批國事至此卿不可不抑情共戚也公又上疏陳懇乃許歸賜柑子等物乙酉拜禮判懇辭不就秋冊立王世子公上疏極陳輔養勸導立志講學之方

且請極選春坊之官不拘職秩高下及草野之人與之朝夕講廟末云臣於此又竊有獻焉懋學進德之功不但以勸勉東宮亦願 殿下加之意也 殿下臨御日久 天顏已非昔時而臣之以此願於 殿下者成湯代夏之後德已盛矣年已晚矣猶曰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衛武公九十五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古之聖賢不以德盛而止年老而怠也自勵於中年之後振起於衰替之中以常情言之似是極難苟深思德之不可不修業之不可不振民之不可不保則憂勤惕勵自不能已矣亦何難之有哉

上褒答之有嘉言至論體念施行等語原疏留中月餘始下丙戌春又上疏論 春宮講學之道 上賜厩馬以褒之四月拜吏曹判書懇乞終養許之是月夫人玄氏卒五月議政公捐館戊子七月服闋拜左叅贊 特命乘駟上來上疏辭不許乃赴謝累上疏引年乞致仕皆優批不許公未忍便訣黽勉遲留九月拜大憲冬由三宰還大憲者再 上因事斥言者公上劄略曰 殿下自賢智太過而視羣臣太卑昔成湯改過不吝從諫弗拂然則湯亦有可改之過可諫之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豈復有過差然周

同春堂集卷之四
公稱之曰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
愆曰朕之愆不翅不敢舍怒是文王亦不以無過自
處雖湯文之聖不敢自以爲無過况下於湯文者乎
不能無過而自以爲無過則是以過爲是也人臣剛
直者恒少怯懦者恒多彼見承順者富貴違忤者踈
斥則誰肯強進逆耳之言自取踈斥哉近日朝廷之
上無復有敢諫之士豈非由 殿下自廣狹人而然
也當此艱危之日 君臣上下雖夙夜交修廣開言
路以圖弘濟惟恐不及今乃惡聞忠諫踈斥正士不
知將稅駕何地臣竊悶焉願 殿下深察聖人容人

之量聽言之道常以虚心忘己取善於人爲務則言
路大開下情畢達匹夫匹婦無不獲自盡之歎矣已
丑四月又由三宰禮判還大憲兼 世子左賓客五
月 仁祖大王昇遐公與諸大臣入 卧內有言當
爲顧命者公言國有 諸君惟當舉嗣位之禮 上
已上賓何可爲顧命之節乃止時宗伯未差大臣請
公兼管初喪儀節多公所定云公請大臣六卿三司
長官入參 歛殯又請依法禮 嗣位金文正公自
圻寓入臨將還去公啓言金尚憲今之大老也 嗣
服之初宜在朝廷以爲國人矜式特爲懇留以示敬

同春堂集卷之四
賢好德之誠皆從之初 仁烈王后之葬長陵也或
云宅兆不佳及是 大行之葬將因其地公上疏引
朱子山陵議且言諸術士言 長陵之瑕玷者甚多
此國家莫重莫大之事不可不極其慎重與其有悔
於後曷若謹之於始今宜廣招術人更令詳審如無
虧欠云爾則善孰大焉若或未吉則必須更卜純吉
之地而用之庶無憾於臣子慎終之道矣臣心常疑
其地今若不言則是內欺其心上欺 君父不忠大
矣 上令該曹更議於是不悅者從而謗之公上疏
辭 上不許曰卿空匡輔予不逮再辭而禡七月由

三宰還都憲以病辭 上遣內醫視之賜藥物尋拜
右議政力辭不許有才學德行允合輔弼之教九月
陞左議政為 山陵揔護使務省浮費以除民弊事
亦無闕 卒哭訖上劄論治道曰王者之居憂與匹
夫不同所承繼者宗社之大統也所臨蒞者數千里
之封疆也億兆至衆也萬幾至繁也悲痛之情雖切
于中勤勵之功不可斯須間也今 殿下承皇天之
付畀嗣 先王之丕緒必使朝廷清而庶事理萬物
皆得其所方可謂善繼而善述也然所以致此者有
其道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孟子曰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張子曰爲治
不法三代皆苟而已聖人之道具在方冊苟能誠心
信服一意求索則未有不得之理既得乎道則所以
修身所以治國皆卓然出於天理之正而非世俗之
所能及也但患人不信而不求耳程子曰所謂立志
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
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
治天下如三代之盛也人主信道如是則豈有不能
致善治之理乎今者 卒哭已過正當留心政務勵
精治道日後治化之盛實基於今日而竊恐 殿下

信道或未深立志或未堅或未能以聖王之治爲期
也 上嘉納之時慎獨金公集與數三徵士被召至
公啓言宜加優禮且賜禦寒之資又言 新化之初
百廢皆當修舉而教士之方尤不可忽須得通明經
學之人爲太學之師又上劄薦士十餘人時 上方
銳意圖治公亦竭誠贊襄乃上劄曰爲治之道有本
焉有事焉如舜之授禹危微精一之言治之本也其
命四岳九官分治衆職者治之事也古昔帝王爲治
之道不過此兩端而已其要有二一曰立志之正二
曰擇術之審何謂立志之正其所以治心修身必欲

同善堂先生集
一如古之帝王所以經邦保民必欲一如古之帝王
二者皆必欲盡於其理無有一毫不盡是也何謂擇
術之審古昔聖人治已治民皆有當然之道若治已
則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目若治民則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井田樹畜學校等
事皆是也三代之盛豈人之所不可為哉有為者亦
若是也 殿下承天命嗣丕緒而當喪亂之餘生民
困瘁國勢衰弱必能盡修己之方保民之術庶無負
皇天付畀之責 祖宗傳授之意也 殿下仁德出
天聰明冠古 大故以來執喪之過哀戚之深已為

國人之所感戴莫不顯然有望焉於是而不能大有
所為以副神人之望則豈非千古之大恨也臣濫蒙
先王恩遇歷忝顯列嘗不自量冒陳曾中所懷者
累矣若臣之所言則乃人主進學之方修德之要又
田賦之弊軍役之苦科舉背講之害此數者乃臣平
生極意思量而欲變之者也當今安民救世之策在
此數者苟能行此則凡國中流來積弊一切盡去弊
去而治至如病去而身安矣乃取 先朝所上疏劄
論心學及大同兵制講經等四事合為一冊子以進
上議于諸臣多以變更為難事遂寢公又入對極

陳而不得行時逆臣自黜之徒失志懷怨內謀不軌
陰愬清人禍幾已萌公請先事預圖不然必有後悔
僚相謂不可驚動至庚寅春北使果至事將不測公
毅然不撓竭誠周旋屢得彌縫十二月乞暇遷葬尹
夫人于公州地 上令本道護喪事給祭奠前校理
俞榮曾論 先王謚號不必疊用仁字前應教沈大
孚論稱祖之不可皆忤旨廢棄不用公於榻前言之
上命竄榮大孚等公上劄待罪請被重譴 上答
曰卿之忠實予豈不知今此之舉亦非因卿之語而
發也卿宜安心大司憲南銑副提學趙錫胤等因爭

論見罷公乞退甚力 上再遣史官承旨敦諭公乃
上劄痛陳情勢 上命釋榮大孚等而銑錫胤猶未
蒙叙公又上劄論之皆得還叙公累疏祈免益懇
上終不許黽勉出仕又連上四疏乞致仕皆不許
仁祖大王練期將迫公上劄言按家禮小祥練服條
節目未瑩丘濬儀節謂以稍粗熟麻布改製衰服為
是又按古禮練除受服中衣及冠以練為之衰裳以
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
儀禮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
也五禮儀及 先朝謄錄皆不變衰服然禮有節文

古制自初喪至卽吉其衰漸變曲折甚備人主行禮當爲一國儀則不宜苟然請依古制以練布爲冠及中衣用稍細生布別製衰服凡國人遭親喪者皆從此制 上下該曹議竟不得行時久旱 上將親禱兩于社稷該曹請議用樂當否于大臣議多異同公上劄曰禮固以誠爲本以文爲末然莫如本末俱盡之爲備也古者宗廟之祭因喪而廢天地山川之祭越紼而行然則事外神與事宗廟之禮事體不同今用樂豈如嗜音好樂有害於哀戚也只爲謹於事神不敢有所減損也願深察事理無使事神之禮有所

未盡 上令大臣六卿更議從公言時 上勤御經筵當暑或日三講公上劄曰古之聖人以至德行至治者二帝三王是也其精一之法儆戒之嚴知人之哲愛民之仁無不載在方冊苟能讀而求之無一不法乎此則德何以不及於古治何以不及於古 殿下志切求道勤於學問或至一日三講 聖志之篤 聖功之敏可見東方當太平之運而 宗社生靈之福也然臣竊恐更有當商量者用力雖勤而未得其要則難以收功爲事雖勞而志尚不高則所就猶低學者致知明善求仁進德之功未有若四書之要

者若不能於四書有所得而只泛讀五經則恐不免有博而寡要之弊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人師矣凡書皆當溫習况四書是諸書中最要者乎是書也愈讀而愈有味 殿下於此書讀之熟矣然須更反復而深玩之雖講他書暇時又取而溫繹之以爲一生工夫可見意味之無窮而日有緝熙之益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君子其立志如此 殿下前後所講皆聖人之書若無求爲聖人之志則已苟求爲聖人則讀之必欲求其義履之必欲循其則天理必欲復之盡已私必欲去

之淨凡發號施令聽言處事無一不欲至乎其極如是則生民自皆得所而萬世稱 聖主矣不然理未必復私未必去德日益虧治日益墜非惟無望於振起亦且終歸於衰亂矣然則德之崇卑治之汗隆惟決於立志之高下耳 殿下講學勤至臣竊不勝欣慶而猶恐求之或未得其要且或未能以堯舜自期敢竭愚意仰冀禪補實野人芹曝之誠也 上優批嘉納七月以疾辭 上不許遣醫問疾固請退休又不許優批敦諭李公時白新拜相公爲姻家在法在下當褫公再上劄固辭曰右相爰立方新不可卽褫

臣在位日久衰病已甚區區退休之願正得其時也
上不許時 上下教求言公奏曰中外章疏說話
重複緊歇混雜循例回啓徒爲煩瑣其中可用者請
抄出條列別作一件施行 上曰如此則事甚着實
依爲之 上疑朝臣之朋黨屢形於色辭或有伺間
誣試者公憂之具劄極陳古今朋讒之禍仍進規戒
且具一劄極陳軍政變通之道如請以嬰兒定役者
待年十五而後責其役逃故在十年以前者皆蕩滌
之民間良女所生從母爲良所生子雖多而爲軍役
者三人則餘皆勿定役每歲只徵一疋布爲僧者許

納三石米還俗勿定軍役軍兵番布許減其半上自
卿相下至儒生及品官庶孽之無役者皆出布一疋
用以養兵以爲患難相救之道其言鑿鑿皆救時之
切務會去位不果上館學儒生等又上疏請以兩賢
臣從祀聖廟而李象震等上疏詆斥嶺儒柳櫻等繼
之語絕醜悖太學諸生施櫻重罰陳疏辨之 上却
其疏而責之諸生捲堂而去 上命招公使諭諸生
還入公與僚相上劄略曰從祀聖廟斯文重論豈獨
爲儒生之責宜自朝廷議定也李珥天稟之高所學
之正識見之超詣德行之純備可謂百代之師表也

成渾端莊嚴重出處行事動遵古賢誠儒者之高蹈也二臣之宜祀於文廟實不可易之論也公又上劄曰聖賢之生必得天地純粹之氣孔孟之後歷千數百年而始有程朱子我東方至本朝趙光祖李滉始以聖賢爲學或進而有爲或退而自修其後又有李珣成渾其強學力行致君澤民之道一以聖賢爲法真所謂豪傑之士也非稟天地純粹之氣者能然乎世道不幸朝論携貳其尊慕者固多而媚嫉者亦有之良可慨也今從祀之論舉國幾同而獨有媚嫉者之黨類子孫若干輩出而詆毀之子能改父之過

可謂孝矣而此人等膠守其父祖一時差謬之見其亦不可謂孝矣其中柳櫻之疏奸巧尤甚種種誣罔之語不可勝說李滉之於李珣愛重獎許極矣其文集可考而櫻謂之深惡李珣之學於陸氏絕無近似處而櫻謂之出於陸家李滉因李珣指聖學十圖次序之失卽從而改之櫻謂無絲毫契悟李滉死後李珣獨請從祀甚力櫻謂攻之不遺餘力成渾之疏明言講學窮格之事而櫻謂之未嘗言也引朱子收拾身心保惜精神語以陳之則謂之道家者流其言皆實亂黑白變易是非構虛捏無以肆攻斥真讒人罔

極之情態奸邪陷人之手段非獨誣先賢其誣 聖明亦極矣櫻又以李珣論四端七情之辨與李滉異至謂之李滉之罪人夫孟子之言四端所以明人之可以為善也故特舉情之善一邊言之非謂四端之外更無他情也若人情只有四端更無不善之情則人皆為聖人也故知四端只拈出情之善者而言也記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即人情善惡之揔稱若舉七情中之惡者與四端為對則可若以四端與七情相對則不可李滉四七相對之論雖因權近舊說而未免失於照勘義理天下之公也學者

窮格之功只求義理之所在若心有所疑而不為辨析則此理終晦而不明矣昔程子作易傳乃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誤處甚多饒魯陳櫟等至有願為朱子忠臣不願為朱子佞臣等語雖程朱之說或未免有可疑處况李滉之言何可謂盡無差處乎今以此為李珣之疵其無識甚矣李珣論四七書識見之超邁言論之洞快前古諸儒罕有及者至於理通氣局之論發先賢所未發形狀理氣本體直截分明可以開悟後學於百世非其學問精詣超特絕出於人者安能及此謂理通氣局則其分別理氣可謂

極明白矣。稷乃謂其學以理氣爲一物，不亦可笑。可哀之甚乎。邪說肆行而莫之禁，則其眩亂誑誤將至。惑一世之人，其爲禍豈下於洪水猛獸哉。奸人讒構之害，王政之所必禁也。臣竊痛之，又劄曰：不知殿下於兩臣之賢，何乃有不足之意耶。聖人患不知人，賢如兩臣而猶有不知，則是豈所期於聖明者哉。天下事理自有是非，之別人之本心，亦有是非之正。惟是是非非非，乃心之正也。事之當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心不失是非之正，乃能舉錯得宜。此所謂正心以正朝。

廷也。若無所辨別，惟務兼容，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不循自然之理。自一心之中，已失其是非之正。是非枉直紛然雜糅，終至枉者盛而直者廢矣。此正大亂之道也。時有上疏謂：上剛武不足者，公上劄曰：殿下引接臣僚，賜以顏色，商確可否。此君臣之間盛美之事，而乃以剛武不足爲言。且我朝三百年來，未嘗殺一朝士，誠爲盛德。而乃以不殺爲闕失。新化求言之日，敢以殺戮之說進，噫，其亦慘矣。時館儒捲堂有日，公又言空館之時，必遣近侍宣諭已成流例。今殿下怒其妄言，無意於闕諭，自古空館之

時儒生豈無所失 列聖不深責之必諭令還入聖
人包荒之量人主待士之道不得不如是也 上優
答之咸鏡道儒生等上疏請兩賢從祀 上有嚴旨
嶺左儒生謂柳櫻未解罰罷場而出朝廷以為憂公
上劄言王者御世應物之道惟當一視夫是非邪正
而去取之豈容一毫較計之私參於其間哉易曰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之謂也兩賢臣從祀之論實
舉國之公議也嶺北之地雖稱陋邦秉彝之性人所
均稟兩臣德義聲名無遠不及此儒何獨不得聞其
風乎自以名在儒籍取後於他道乃相率而來耳

聖意乃疑其為指嗾而來竊恐其未然也此乃舉世
之公言其誰借力於遠方疲殘之儒哉北儒自前未
有來赴京試者若自無誠心豈被人指嗾而來哉柳
櫻等構陷先賢欺罔 君父人情所共痛疾嶺左儒
生等乃以櫻之停削未解自廢其科有若守節者然
誠是變怪設令櫻以直道而被罪諸生有歎惜之意
則只當自不赴舉而已乃羣至試場公肆悖說於試
官而出其事則為旅拒國命其計則為脅制朝廷此
正所謂要君者無上也其漸不可長也竊見 聖意
於此輩每優容之為慕賢之言者輒痛折之至於并

賢者而輕忽之此臣之所未解也今斥絕從祀之論以此爲保邦之道則竊恐彼之陵侮益深而國勢日替也人心之服與不服惟在處置之得宜與否豈容護有罪者爲可以服人心乎嶺儒之廢科皆非其本心也遠邇傳聞實多可駭可訝者今宜先罷監司更擇公正者差遣使諭告諸生以解其惑又治柳稷誣賢罔上之罪則一道帖然無事矣 御批有未安語公上劄請免略曰臣區區惡惡之心得於天性猶未喪失每見人有不正不直之事則賤惡之心不能自禁言辭鄙朴失於委曲務欲詳陳不免過激不可復

冒以積罪戾不許公乞解益力十一月禡爲領中樞府事遂決意退歸 上聞之遣史官諭留會有摺黨上疏詆之公卽日出城 上又遣史官命敦諭懇留史官追至城外公對曰臣衰老已甚在朝無裨而區區去留亦是廉恥所關旣已發行不敢奉承 聖諭卽渡漢上疏陳情退居廣州之鷗浦舊廬又上疏乞免本職及兼帶仍累疏乞致仕皆不許祿俸及諸司例入皆不受時人爲之語曰趙相去國忠諫不復聞矣始公在朝故尹相昉家子弟持故太學士李公植所撰謚狀來請改述蓋請謚之文不得書已死人姓

巨春堂集卷之五
名故也公公務未遑但就李公文字點竄數處而歸
之使係以公名其狀言江都時事有稱嬪宮處閱幾
眼而皆放過不之改 上覽之有嚴批公上章待罪
歷陳實狀命禁府照律臺諫言照律不可施於大臣
竟削官爵尋復叙拜判中樞府事上疏辭不許辛卯
冬逆獄起 上以公未卽赴朝下未安之教公乃入
京上疏待罪 上慰諭之獄完乞退再疏不許公不
辭徑歸又上疏乞致仕不許上書者多言宿德元老
不宐在荒野 上亦思公累召之皆力辭朝廷有疑
議皆就問焉公既退樊廬蕭然唯左右書史沉潛尋

繹如恐不及所居有湖山之勝或命肩輿或泛扁舟
與林翁野老徜徉真率遇之者不知爲卿相也唯以
世道國憂耿耿于中或夜不能寐癸巳春復召力辭
男復陽以玉堂官侍 上招使進前問公起居甚勤
使之往諭奉歸於京復陽承命歸告公上疏陳謝固
辭其後又 持召且令政院別撰諭旨促召皆力辭
仍乞致仕不許甲午七月都城大水 上下教求言
公上疏曰宋宣和中汴京大水李綱以爲夷狄兵戎
之象上疏極言之果有靖康之禍頃年丙子京中大
水卒有大患今此水災甚於丙子此大小人心莫不

驚懼者也若或有前日之患則不知何以待之何以禦之昔滕文公問於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伊尹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者人之性也人而不善不可以為人匹夫為善自善其身而已若人主則凡所以為國牧民之道皆在於善國之安危人之離合乃決於此非但平日為國固當以善為本至於危急之秋傾覆之際所以扶持振起之策亦惟此為急務其所以用力之方則凡二帝三王君臣所論及孔子孟子之言在方冊者是也所以為

之之道則惟在誠心信向而力行之其存心處事之際一以古訓為法或有係於私意而不合於正理者無不改而去之以從乎理則隱顯表裏一於善而無不善之雜矣如是而天心不悅人心不服者未之有也此固腐儒常談今當危懼之日以此為進似若迂闊而不切矣然所以上應天心下服人心者莫有切於是者兼陳用賢之道反復縷縷上優批以答其後上謂廷臣曰予曾令趙復陽諭告予意予趙相而不來矣仍下諭召之公又以老病固辭終不起乙未二月感疾上再遣醫賈藥救之疾未革猶強

起冠帶謁家廟三月十日考終春秋七十有七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痛惜以爲仁人亡矣計聞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王世子亦遣宮官致吊祭六月癸亥葬于大興縣東華山乾向之原公聰穎絕人德性天成純粹渾厚樂易坦率仁愛之氣溢於顏貌望之如祥雲瑞日性至孝事親極其誠愛議政公晚年起居不良公晝夜不離側飲食坐卧便旋皆親自扶持及喪公年近七十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衰經日夜號哭三年如一日所處枕席皆淚着而朽前後喪皆然服闋猶居外寢至六閱月之久先夫人遷葬在歿

後二十年公時年七十二哀戚之至無異袒括之日人尤以爲難性喜酒尹夫人嘗憂之喪後仍不復近口父母所嗜諸物終身不食語及必流涕生日每悲泣不自勝子弟不敢以酒食進其值喪餘先期十餘日日夜悲號如初喪祭祀極其誠敬雖盛寒必沐浴至篤老猶不變親舊之喪皆盡情致哀累日不飲酒食肉雖泛相知者若僕隸之賤聞其喪亦必爲之却肉以是一月之間肉食之日無多常以伊川先生忘生徇欲爲深恥之語爲至言以時奉使關西名姝侍傍殆半月而終不近晚歲獨居至二十年之久衣取

蔽體食不重味立朝五十餘年位至三公而無宅於
京無田於野人有餽遺與俸直所入皆分之親黨散
盡乃已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家貧屢空或至
絕食晏如也每當飢歲必減損常食或進饘粥曰人
皆飢餓我何心美食講求救荒方廣布民間人多賴
以資活仁民愛物出於天賦忠君憂國發於至誠
惻怛自為秀才已以經濟為己任慨然有先憂後樂
之志遭遇聖明機鳴籟應格君則以三代帝王
為必可則論治則以三代政教為必可行其為國家
生民經畫規為無非深識遠謨如行大同以救民政

軍政以養兵變通科制以正士習作人才等事援據
古制參酌時宜極言竭論懇扣不已仁祖大王知
公學術忠誠深加敬重而當國諸臣因循牽補實無
宏遠之圖凡所論建率多沮塞逮上初服又有所
未遑也卷懷鄉園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每聞衮職之
闕時政之失憂形于色眠食為之不寧常歎曰治道
惟通經窮理之人知之非常人私智所可揣度而曉
致君澤民惟道德君子能之非俗子庸流所可勉強
而為也古昔聖賢所以自治治人之道具在經傳不
法此而為治無是理也又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

害事國之所謂例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亂之例也因
而循之則衰亂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為善
之例乃庸陋之例也因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改乎
又曰治道不難知也人主修德為第一其次進賢退
不肖其次修其法度之廢墜者改其弊政之為害者
此三者即為治之要道不可易也撫愛宗族收恤備
至雖踈遠皆致恩意教諸子甚嚴有過不少假待人
接物一以誠信忠恕為主無毫髮機械偏黨之心平
居和氣藹然人皆心醉而誠服然見人有不正不直
者嚴辭痛斥有不忍正視者闢邪說衛斯道毅然以

身殉之得失榮辱灑然無欣戚意進退出處之正人
無間然必與張公維崔公鳴吉李公時白最相善時
人謂之四友情分甚厚而至於言論心事未必盡同
又與清陰金公敬愛甚至而每論事亦未嘗苟合也
完平李公西平韓公年輩雖懸甚而特相親愛謂之
知己完平常言趙某非今世人其經綸之才人鮮知
之平生手不釋卷自幼少時便以聖賢為必可學常
曰看經須直得聖賢本旨修身須直得聖賢心法寧
學聖賢而未至不欲安於聖賢以下地位以為聖賢
之言與事專在於四子欲學聖賢無出於此一生用

同春堂集
功最深且專沉潛反覆精思力踐遇有疑難處輒逐
一劄記積成卷秩嘗謂孔子之後集諸儒之大成者
朱子也其有功於後學多於孟子非過論也朱子釋
經可謂盡矣猶曰不盡釋此理乃天下古今所同然
之公物也唯學者詳思而自得之為貴耳年二十餘
與人論四端七情率意而言曰四端是七情中善者
後見退溪栗谷諸先生許多所論其歸宿處不出於
此其見解之超邁類如此以持敬存心為一生本領
工夫常曰持敬以收斂操存為要以精神湛然在裏
為驗又曰學者為學其大意只要做私欲盡去天理

純全底人只要做光明灑落不愧天地鬼神底人只
要做擔當天下事參天地贊化育底人其本只在心
存又曰心存時神明不昧萬理渾具此時則雖聖賢
之心亦只如此但聖賢能持之久而學者不能耳誠
能用功純熟久而不失則聖賢同歸矣每日晨起整
衣冠謁家廟退處書室終日端拱危坐俚俗罵詈之
言不出於口懈怠舒肆之氣不設於身雖家人子弟
未嘗見其有歌倚偃卧之時每當進對宿齋預戒精
白肅恭雖在寒節亦必洗沐水旱承命禱祠一心齋
潔禱無不應其居鷗浦火出廊舍西風方作頃刻之

同春堂集
間延及寢舍之西簷忽有東風反起火以滅焉若有神佑者然隣里救火者無不驚異之誨人諄諄不倦見有向善勤學者誠心喜悅必獎勸而教導之常以世人鮮有志於此學無可與語者慨歎不已以為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之士也豪傑之士世豈常有哉良由國家導率之乖方也嘗曰為學工夫正如行路路雖遠行之不已自當至焉若止而不行則雖至近之地何能至乎好學之誠老而彌篤雖酬酢事務應對賓客之時心目未嘗不在於書卷上七十之後燈下能看書至夜分或達曙樂而忘憂歿而後已公之

於學可謂得於天矣為文章只取辭達理通不事雕刻信筆寫出滔滔不窮谿谷張公每言義理之文吾輩難及云有文集十五卷庸學困得各一冊論孟書經淺說各三冊易象概略居業錄各一冊心法十二章開惑淺語道村雜錄各一冊家禮鄉宜二冊伊洛精要五冊朱書二冊六冊朱文要抄十冊左氏史記漢書韓柳歐文抄等書藏于家公嘗以困得淺說數冊隨疏投進 兩朝皆賜寵獎公配星州玄氏甚有婦德 贈叅判德良之女高麗名臣德秀之後封貞夫人後 贈貞敬有五男一女男長曰夢陽縣監次

曰進陽郡守次曰復陽承旨次曰來陽進士次曰顯陽生貢壯元女適進士李相胄郡守承旨外餘皆先公歿夢陽有一男曰持綱進陽有一男曰持韓復陽有四男曰持衡持成持謙持元來陽有一男曰持憲顯陽有二男曰持恒持正餘皆幼浚吉寒鄉晚出未嘗供灑掃於門屏歲己丑先大王大葬毀以封陵官進望見公位揔護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哀動百僚雅聞公孝誠天至蓋其所推也由是心常敬服仍得納拜床下辱知獎甚厚蓋嘗聞孟子之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朱公揆稱明道而曰在春

風中坐了將此兩語想公意象其庶矣乎承旨公屬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義不敢以不逮辭遂錄其大者如右微言細行皆不載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